

HUMAN LIFE MAGAZINE

期八第 ● 卷九第

版出日十月八年六十四國民華中

人生

宗孝忱



忙裡要偷閒，須先向閒時討個
把柄；鬧中要取靜，須先從靜
處立個主宰。不然，未有不因
境而遷，隨事而靡者。



人生雜誌社發行



如何加強菲華佛教文化宣傳

年來，海外僑胞，或以工商團體，或以文化團體，或以勞軍，祝壽等名目回到祖國，真同雨後春筍。而以佛教團體回國訪問的，當以這次菲律賓華僑佛教居士林為首，居士林係馬尼拉佛教團體之一。由該林林長施性統居士率領十數人，於上月回國訪問。除訪問各地佛教名勝道場及各級政府外，並向婦聯會獻金。該團在祖國訪問期間，備受各地教友熱烈的歡迎。

佛教影響於中國方面，極為深遠。不論於文化教育，或倫理道德，或國民習慣，都有其悠遠密切的關係。大陸淪陷後，共匪不特出賣我國的領土，並且要毀滅中國固有文化及佛教文化。要使我國變成純粹無人性唯物思想的俄國的附庸。因此，反共抗俄大業，不特為收復領土而戰，並且為保存立國五千年文化及傳統宗教信仰而戰。海外僑胞對祖國反共抗俄，在物質上貢獻固然很大；但我們如何加強海外僑胞對祖國文化及傳統宗教信仰，實為當務之急。我們對海外僑胞應使其保持了祖國文化及傳統宗教信心，即保持了中華民族傳統的精神。儘管共匪百般的橫暴，只要我們能保持民族正義的精神，就不難消滅共匪。我國歷史上所遭受的外侮，遠之不必論，近之日人侵犯，卒賴我同胞奮鬥的精神，克服外難。所以，我們不怕匪焰高張，只怕我們不能保持民族正氣的精神。

「佛教自由」，本是西方人喊出的口號。西方人為什麼要主張佛教自由？一則西方宗教觀念，非常複雜；一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要消滅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觀念，想以宗教信仰來淡化民族的觀念，故主張「佛教自由」。但在鞏固民族精神上講，佛教能否自由，尚屬問題。因為宗教與民族習性悠關。總理也講過構成民族的要素：文字，語言，血統，習慣，宗教。所以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的固有宗教，

信仰，譬如猶太民族，它有猶太教，印度民族，它有印度教，阿剌伯民族，它有回教，宗教之信仰，不特代表民族的精神，並且為鞏固民族傳統精神的樞紐，所以有些民族，非同一般宗教信仰不嫁娶。

西方人為消滅他人的民族觀念，故對外主張「佛教自由」，對內則否。在新舊約說：「愛父母過於愛我的，就不配做我的信徒」。這句話，在表面看是何等超絕！但實際上是要藉宗教信仰來消滅別人的民族觀念。間接摧毀別人的國家觀念。所以西方人儘管講民主，講「佛教自由」，但是他們的軍人，或僑民到什麼地方，他們的牧師就到什麼地方。甚至有些國家在憲法上硬性規定：不是信仰他們傳統的宗教，就不許為他們國家元首，乃至漁夫下海，嬰兒取名，也要請牧師，可見他們對鞏固民族傳統宗教信仰，是何等周密！一點兒也不放鬆！

宗教信仰，不獨為個人人格的表彰，並且也代表民族傳統的精神。頭可斷，身可毀，個人的信仰絕不可改變。我們中國人往往受了「佛教自由」的誘惑，盲從地改變信仰，這不獨有傷個人的信譽，同時有傷民族的精神。因為別的宗教，是不敬祖宗的，沒有祖宗觀念的人，也就沒有民族觀念，沒有民族觀念的人，也就沒有國家觀念。我們民族的靈魂，就寄託在祖宗，沒有祖宗，就沒有民族的靈魂，沒有靈魂的民族，那有民族的精神？所以在此反攻復國，振興民族精神的聲中，我們首應要加強民族宗教的信仰。喚醒民族的靈魂，激發民族的精神。凡是中華民族的國民，特別是海外僑胞，應讀中國書，說國語，信國教（佛教）。假使我們有一個僑胞信仰了外國教，不獨分散民族一份的力量，並且威脅了民族的生存。今日菲律賓佛教徒所以不辭千辛萬苦回國訪問，就是受了濃厚民族觀念及傳統宗教信仰的鼓勵。假使遠居海外的僑胞，不念中國書（文

書）不說中國話（語言），不信中國教（宗教），不但不能希望他們共赴國難，又怎麼能算是中華民族呢？菲島華僑與泰、緬等華僑處境顯屬不同，泰、緬等純屬佛教國家，故旅居泰、緬等華僑，都能保持祖國傳統的信仰。菲律賓為東方天主教地區，我們希望旅居菲律賓的華僑，要保持祖國傳統的信心，要念國文，要說國語，要信國教，發揚大中華民族的精神。

自由中國，捨去佛教而外，更沒有能代表與中國文化及民族習性悠關的宗教了。佛教在中國，猶如天主教在羅馬。今日佛教的文化，不啻為中國文化一大柱石。佛教定期刊物，就有十數種，佛教大藏經印行，先有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繼有修訂中華大藏經的計劃，並有印經流通書局十數家。佛經雜誌，經常發行海外華僑地區，宣揚祖國文化，加強僑胞反共抗俄的意識。今日臺灣，無異為東方佛教文化的中心。因限於經濟，尚有許多有關開拓佛教文化工作，急待進行。希望海外僑胞，特別菲華佛教徒能與我們真誠合作。

一、希望海外僑胞多設佛教佈教所，請當地高僧，及信佛居士、或國內法師前往佈教，加強僑胞對祖國文化及佛教信心。
二、訂購佛教刊物，贈送僑區各團體，或親友，不獨加強祖國文化的宣傳，並且盡了佛弟子宣揚佛法的責任。

三、今後佛教生命，寄託在文化事業，開發人類的智慧，促進人類的進步，希望海外僑胞應多方面協助祖國佛教文化的推進。

這次，菲律賓佛教居士林回國訪問，收效很大。我們希望海外華僑佛教徒多多的回國訪問，一面看看祖國的強大，一面看看佛教的進步。特別是希望菲律賓佛教大德們，若性願老法師、瑞今法師、妙欽法師、蔡孝媛居士、蘇行三居士們組織一個龐大佛教回國訪問團，則收效更大。

人生

第九卷 · 第八期

目錄

封面：水月觀音	社論：如何加強非華佛教文化宣傳	印度梵書時代的哲學	佛經講座：妙慧童女經	禪學大成：凡例解題彙覽	鄭成功與黃藥大師	理想的社會與美化的人生	從求法說到修法	弘法人才的培植和分配	心淨則國土淨
	如 3	明 4	南 5	念 7	莫正 8	醒世將軍 9	煮 11	成 13	東 14
因果與人生	關於宏法的問題	禪餘偶談	隨筆：我的學佛因緣	遊記：寶島遊踪	文：懺悔	藝：非非	編後：佛教新聞		
清 楊 15	謝 鳴 16	佛 煥 18	陳 師 20	慕 賢 21	夢 濤 23	慈 裕 24	性 如 26		
發行人：東 初	主編：性 如	發行者：人生雜誌社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	編輯部：臺北中正路一六	地址：香港 七五號	外國分社主：金 泰 南 菲 律 賓 瑞 今 元 元 元	金 泰 南 菲 律 賓 瑞 今 元 元 元	金 泰 南 菲 律 賓 瑞 今 元 元 元	金 泰 南 菲 律 賓 瑞 今 元 元 元

人生之生活論

· 默 如 ·

世人終日茫茫，終身役役，為自身忙，為兒女忙。或忙於事業，或忙於衣食，或忙於生產，無非為生活而忙也。因忙此忙彼，絞盡腦汁，用盡心機，千方百計以求遂其欲，雖犧牲他人，亦在所不惜。然而，於不自覺間，便入於喪心害理之境也。

有人為生活而忙，若不經之營之，籌謀剪劃，實際工作，則不足以為生。然亦有生活充足者，或生活優越而富裕者，依然在人叢中競鬪利，謀小財。此又何也？蓋人之欲無已，填不盡之深壑也。既得一而思十，得十而思百，百而思千，思萬，積零而成整，聚少而成多，又胡有底止耶？

同一物也，在甲地僻壤之區，價值頗廉；若移之於乙地之繁榮都市，則價值倍徙。此由於人事與地理所形成之自然現象，原無足怪焉！即同一物，

在同一地，彼此一轉手之間，則物價頓時懸殊；即物在彼手，售價如此，一轉於另一人之手，物價又不相同。此仍為經常商業界正當謀利之道，無庸苛責。甚而，此物不帶彼此再經轉移手續，而可當下直接出售於所需者，有人利用售者需者兩造不相聯繫之緣因，從中出面代謀買賣事業之成功，乃蒙蔽兩造，而自取其厚金。或商人間，故作勾結，互通聲氣，取得同業之諒解，向所需者抬高物價，以便分取紅利；此固為謀生活而求財利，其用心良苦可悲。

人之所以求生活者，應知生活之真義。何以生活？何以活？見其身體之有動作者曰生活，見其心靈之有動作者曰生活。則身體之動作無從而有矣，蓋身之動作，乃受役於心也。心既較身為重，則其求

生活者，在培養其體質，當求正當經營之利，固不失其求生活之意旨，若越分而求，則非所宜。且也，物利僅可養身，心為生活之尤者，又應如何保養？人各宜加深思之。

使心靈達入清明寧靜之境，余以此為求得心靈生活之最佳辦法。又如何求得心靈之安寧耶？儒家談仁義，而不重於利，即為重於養心志而不重於養口體之明證也。否則，熙熙攘攘，現小醜之態度，取不義之財物，縱能滿欲，於心安否？心不能安，豈不使心限於局促而不能伸展正義耶？

尤有勸者，要心安寧，尤需心要有所安寧。安心之所在？余以為佛法最為安心處。若受三版，若受五版，茹素，念佛，求生淨土，甚為得也。若不覺得如此之安心處，則心無所依；心無依，較身之無寄尤苦。心無依云何？將如無祀遊魂式之精神狀態，其如喪家狗之瘋狂狂奔，較之身體上之痛苦，何啻天壤。

印度梵書時代的哲學

·圓明·

印度到梵書時代，有三摩章陀Sama-Veda和夜桑章陀Yajur-Veda被編成。前者在思想上，等於全無關係。後者為梵書時代宗教之源，以宗教的祭祀儀禮，解答一切。這兩種章陀，與前兩種，合稱四章陀。有時將阿蘭婆章陀剔去，稱三章陀。三章陀，在印度極被重視。至於阿蘭婆章陀，不能與三章陀相提並論，乃印度古來階級觀念之慣例。

章陀時代的印度人民，是部落生活；梵書時代，已進入於國家生活。所以不期然而然，為利帝利得勢。婆羅門族面對其現實，欲維持其從來的權勢，乃苦心孤詣，由宗教方面，多所努力。第一強調祭祀萬能：本來婆羅門族，由古以來，即有此傾向。如利俱章陀的新編部份，即很多是為了祭祀儀禮。但這時更有夜桑章陀被出現；夜桑章陀，即是祭祀的專書。第二強調章陀神聖：當時基於一般人不易了解的章陀古語，他們故作秘密傳承的解釋，使他族無能窺探，而成自族神聖專有品。第三強調要嚴守四姓：早年在章陀中所說的四姓，這時他們強調要嚴守。因為唯有如此，才能確保其婆羅門族至上的尊嚴。於上三種強調中，特別對祭祀萬能，努力闡釋，使與一切，皆言之為有關係。其闡釋的稿，彙編為，即所謂梵書Brahmana（神事釋）。此書把章陀所有的神歌Mantra，皆使與祭祀直接有關。詳說祭祀，而將之譬喻象徵為人事與自然。並分解神歌等語源，敘說有關祭祀的傳說與神話。根據章陀各支派，作各各不同的詮釋。所以梵書的各支派內容不必盡同。直至現在，尚有七種被傳承着。這樣的梵書，就原則說，可把它分為三部：第一是狹意的梵書，以說神歌與祭祀的直接關係為主。第二是森林書śraugya，以敘述祭祀

和人事自然的象徵一致為中心，及說明祭祀意義的。第三是敘說與義書Upanisad，係由祭祀的意義，進而考察人事與自然，作人生與宇宙的解釋。此中第一與第二，屬此梵書時代。此梵書的特質，是機械地造出了許多神，把祭神完畢時的祭器，與神一視同仁。即是把神與神，神與物或物與物，皆無差等視之。對神無虔誠之心，祭祀非為感謝，不至至誠，主要的是功利利益之交換。希望死者生者，可由此獲得安樂與幸福。特別對每一神，皆有一定的配偶神，奉以人身的犧牲供養。崇拜蛇，說地獄事。然而也說不殺生，不妄語，不偷盜，精進，離欲之五戒，讚揚不邪淫，不欺與不瞞。云犧牲供養，修學，祭祖，為我人之三職責。或加歡待的四職責。又對祭祀，皆加以合理的解釋，去其形式及無意義之弊。一般多謂當時的宗教墮落，那恐怕是古來極端向一方面奔馳的關係。真的說來，宗教像這樣，從章陀時代的神話，發展至此地步，已是極其進步的了。

以上所說婆羅門態度及活動，有萌芽與結果的二種要素。首先婆羅門族為維持權勢，自負優越感，自然與實際社會脫節，成為超世脫俗，居高臨下的鳥瞰狀態。思想方面，亦形相異。梵書中最初必然發達的思想，即是他們的正統。但也不完全歸與。其次的為強調祭祀萬能，對祭祀視為神聖。凡所用祭器。一一皆象徵人事與自然。甚至說：若不依據祭祀的道理而行，太陽即不能由東方而昇，人類也不能獲得適當的生存。由此考察說明祭祀的意義和人事自然，遂致使哲學發生。本來雅利安人，以為宇宙間，有一一定的法則或理法；將宇宙順序，神的祭祀，人的道德行為，作一貫之考察。因之成為解

釋宇宙人世的哲學。同時這哲學的考查，可以說，若不進展到人世的最後深處，是永不會有止境的。

作為梵書時代思想的，是以宇宙開闢原理的神話為主。章陀時代末了時，馬拿斯自己發展的神話，只是一種抽象的。到梵書時代，竟成為具體的人格生主神Prajapati。說太初宇宙，唯生主神。生主神起生產成多的欲望，遂生熱而開闢世界。開闢的過程，是先生天、空、地三界，並有關於天、空、地三界的太陽、風、火之三神；繼而生三章陀、三光明、更生人類生物及其他一切。生一切之後，又入於一切之中，使能生所生為一體。換言之，即人類事物，皆不外為生主神之化身。從之把生主神的欲望為動力因nritta-karana，生主神的本身為質料因Upadana-karana。由它為一切之中心，維持宇宙，支配宇宙，並作宇宙之原理。它同於年、時、祭等的自然律與道德律。後來因此生主神，與本來的人格神不相調協，乃自然遺失勢力，退出最高神之地位。

代之而起的是梵Brahman：這是章陀時代前神主神的系統發達而來。因為梵（婆羅門）即是祈禱或力的意義，也可以之為神，也可以之為原理。梵（婆羅門）的文字，有男性和中性的兩種寫法。男性寫法表示人格神，中性寫法表示原理。他們認為祈禱是神聖的；神聖的力，不但諸神，縱天地自然也得被左右。祈禱是隨祭祀儀禮與章陀知的應用。所以梵之為神，與章陀的知被一視同仁。章陀是生主神所生，梵也是生主神所生。由生主神所生之梵，種初生梵Prathamajaha-hman。繼之生主神漸失勢力，而梵之為神，仍保持其地位，乃同生主神平肩而坐，處於同等之階梯。不意復繼而上昇，一躍而為生主神之神。這時的梵，叫自存梵Brahman-svayambhū。在這裡，有其開闢的神話。大要謂太初，宇宙由梵起欲望，生三界，生諸神，生一切物；更生他方世界和他方世界之神。而自已則入於這兩世界之中。經過這樣的歷程，作為人

妙慧童女經誦話 南亭

(第十二講)

各位聽眾！大寶積妙慧童女經，今天講到 釋迦牟尼佛，答復妙慧童女第三個問題。經文是這樣的：

「復次妙慧！菩薩成就四法得眷屬不壞。何等為四？一者善能棄捨，離間之語。二者邪見衆生，令住正見。三者正法將滅護令久住。四者教誨有情趣佛菩提。」

妙慧童女提出來的第三個問題是：復以何因緣，眷屬難沮壞？沮壞者，就是離散或死亡的意思。社會上每一個人家，沒有不希望夫妻，父母，兄弟姊妹，兒女能够長久的團聚，不要中途離散或死亡。但是事實上不能盡如人意，社會上爲人所不能知道的孤兒，寡婦，孤苦伶仃，無依無靠可憐可憐的人多得很。佛教講因果，孤寡無依，這是苦果，果必有因。研究這苦因是什麼？經常我們都以爲是由於多殺生靈，造下來的惡因，所以遭遇到生命短促，眷屬離散的苦果。這裏，佛陀告訴我們的，却不是這樣。佛陀說：復次妙慧！復次，是接着前面的意思，妙慧！是 佛陀呼喚他，促使他凝神諦聽。行菩薩道的菩薩，成就四法眷屬不壞，就是菩薩能够做到四件事，也就是四個方法，可以獲得眷屬團聚，不致中途離散或死亡。何等爲四呢？

一者，善能棄捨離間之語。什麼叫做離間之語呢？離者分離，間者間隔。就是與我有關係的人家，或者朋友親戚之間，他們骨肉間的感情，或親情，或友愛，本來都是很好的。我因爲與他們之間，因利害關係，感情上起了變化，可我在外表上却裝得非常好，內心却在找他們的眼孔，乘機會，有說無，無說有；是說非，非說是，大施挑撥，這就叫離間。因我這挑撥離間的手段，使他們的親情友愛，發生惡化，甚至造成慘劇，以致家破人亡而遺留下來的孤兒寡婦，苦不堪言。假使造下這些惡因來，則生生世世，必然遭遇到眷屬沮壞的惡果。所以，佛陀教我們第一要善能棄捨，離間之語。棄捨者，就是要拋棄這些行爲，善能者，就是說，一個人，立足於這紛擾複雜的社會上，人與人之間，遇到利害衝突的時候，逼迫你造這些惡因，但是我們要審慎，要設法避免。

二者，邪見衆生令住正見。邪見就是不正見，見就是見解，也就是對於一切事情的判別力。假如對某一事情的判別弄錯了，仍然存着主觀性的堅持，那就要自誤誤人，遺害不淺。在佛經上我們常見到有所謂外道的記載，外道中最沒有道理的要算那些持牛狗戒的，他們以爲不與牛肉狗肉，就可以升天，我們不是說牛肉狗肉的應當與，祇是昇天的條件，並不那樣簡單。還有拔除身上毛髮的，長時裸體不穿衣服的。縱然像數論，勝論兩家的哲學理論也很深，但是以佛陀所說的教法比起來，他們那些修行是徒勞無功的，理論是不澈底的。菩薩如果將他們從邪見

格神的梵，便成爲中性原理，入於一切之中，維持支配其一切。就他方世界的梵說來，已比從來更進一步。然而所謂原理，在很多場合之下，常不脫爲神的想像。這樣，一切是梵的自己的發展。梵是一切動力因與質料因。一切是梵的身體 *Atman* (我)，一切皆住在梵之中。住在梵之中的一切，各保持其自相。從之死的時候，還歸根於梵。所以說：「梵是把它的身體獻於萬有，而萬有亦安置於梵的身體之中。」把梵的身體獻於萬有即是一切，皆由梵而生；生之後，還住於梵之中。而萬有亦安置於梵的身體之中，即是指一切的死滅時，還落葉歸根，還原於梵。所以梵是一切生住滅的根源。無論此世界，無所不在。人們知道它，即是知道一切。它是宇宙人生，唯一應達的目標。

比梵的思想晚一點，有阿脫門 *Atman* (我) 的思想被產生。阿脫門，本是呼吸的意義；但呼吸能維持生命，隨之深進一層，遂成爲使呼吸的東西。由此被指爲靈、實體的精神或我。同時指廣其意，連身體亦被包含其中。但這身體，不僅意味着肉體，即即精神而外在的雜多，都在被指之列。所以阿脫門，成爲一切物的中心生命，成爲我的生命靈魂與我。前者遍滿一切，其大無外；後者是生命的生命，其小無內。其大無外而又其小無內，所以必然與梵，被視爲同等。於是梵與我 (阿脫門)，成同義語。一般說來，梵之主要的，爲宇宙普遍的生命，而下貫一切。我之主要的，爲個人的中心生命，而放射地籠罩一切。在用例上，則往往爲同義之異字。對此阿脫門 (我)，有其開關的神話；那是完成最初梵我同一說的思想的。爲時在這梵書時代的初期。及終末時，這阿脫門 (我) 已是我人的中心自我，一切物的中心生命。後之欲尋求這我人的中心自我，及一切物的中心生命之意念，非常熾盛起來。謂真的知道梵的，即是此我。且根據人的意向，死後可到達於梵；也說，可以到達於我。又說

坑中，扭轉過來，住於佛法的正見也算是功德無量了。因為佛教主張破無明，證法身，見是法身之所由生，糾正了邪見者的邪見，等於拯救了他的法身，拯救法身，那比拯救血肉身的生命意義還要大。

三者，正法將滅護令久住，正法確好針對上面邪見而說的。佛經上所有的理論，都是佛陀覺悟而後，從性海中流露出來，他所說的理論，是天地間事物物的本來如此，不是摸擬猜測，千佛出世，亦無法改變的，所以叫做正法。佛所說的理論，如黑暗中的明燈，苦海中的舟航。正法存在一天，即使多數人的不信，總還有少數人的信仰。所以佛陀在每一部經裡，都千叮嚀萬囑咐，全弟子們要負責任，不但要把他的四法，傳播到遠方，還要把他遺傳到後世。因此我們要享受受眷屬團聚的幸福，必須傳播正法，糾正邪見眾生的邪見，所以說：正法將滅去的時候，要設法護持，令他能久住於世，使有善根的人，在黑暗中得到光明，苦海中得到舟航，不信的人知道有佛法，也是給他一個薰習的機會。

四者，教諸有情，趣佛菩提。這裏是說明了正法久住於世的作用。我們護持正法，令正法久住，有什麼作用呢？這可分三點來說明：一、人們的共同目標，是要求生存，及至能生存，又要求豐盛，舒適，愉快。大家都向這一個共同目標進行，因而就發生競爭，因競爭而造下了許多惡業，因惡業而遭到墮落，受種種苦。所以爭生存的這條道路，不是不應該走，但是苦多而樂少，不夠徹底。即使依 佛陀的指示，奉行五戒和十善，可以永遠不失人身，或投生天道，但在這種五濁惡世，誰也不能擔保不造作惡業，況入天道中，生生死死，還是不徹底的。第二，依佛陀指示，修行小乘人，聲聞，緣覺的行門以求超脫世間，獲得涅槃的寂靜妙樂。然而，佛陀的出世，雖然是一乘，分別說三，小乘人的出世法門，當然是 佛陀的指示，但不是 佛陀出世，真正的宗旨。因為小乘人都是個人主義，消極厭世的觀，是無法避免的。佛陀的說小乘法，是為當時的人，程度不夠，追不得已而說的，仍是不究竟的。第三，佛陀的出世，是為的要每一個有情，都修行成佛，離一切苦，得究竟樂。成佛的法門，又名一乘法，所以 佛陀在法華經上說：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又說：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終不以小乘，濟度於眾生。這兩首偈語，很容易明白，無須我解釋。我們從這裡，可以知道 佛陀出世的志願。佛弟子們，奉順佛陀，報答佛陀的恩惠，唯有宣揚大乘，教化一切有情，發菩提心，修學成佛的方法，以求成佛。唯有成佛而後，才能離一切苦，得究竟樂。捨此無路，捨此無門。所以佛陀教我們，教諸有情，趣佛菩提。因聲聞有菩提，緣覺也有菩提，這兩種菩提，好像是小路，必得要趣向佛陀所證的菩提，才是光明大道。

以上，第一善能棄捨，離間之語。第二，邪見眾生，令住正見。第三，正法將滅，護令久住。第四，教諸有情，趣佛菩提。我們生生世世，集合這四種菩薩行，就可以獲得眷屬長時間團聚，不致中途離散或死亡。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捨離間言及邪見。正法將滅能護持。安住眾生大菩提，當成不壞諸眷屬」。這偈語裏面包含上面長行的四種方法，不須要我再解釋了。

：唯有知道此我，才是超脫死的應行道路；我是生前與死後的理想的境地。當時對於知的理論哲學，還沒被組織，但已先有此實際的情意要求。此中對於解脫的趨向，不必是出於苦或罪惡的動機；而是我的本質性的整個發揮。一般說，印度哲學是解脫的哲學，在這裡是可以印證的。

以上的發達思想，差不多全出於純粹的正統婆羅門之間。年代，大約當紀元前八百年時。當時正統婆羅門向下鳥瞰實際社會的一般思想為何，雖無足夠資料，以供參考，但婆羅門中，有接觸下層階級，經營實務，不必被看為正統婆羅門思想的阿闍婆章陀中，却有記載，或據之可以想像。在阿闍婆章陀中，除有如前所說的開闢神話之外，特別建立一種原理。其建立原理的性質和方法，大要有兩種：第一是把生氣梵等，立為純粹最高的原理。第二是把一種事物效能一部份的性質作用，取之為最高原理。或取類似部分，用以附會。對此最高原理，經常以譬喻說明。例如第一例中的生氣、時、梵，第二例中的牛、梵行者、支柱等皆是。所謂生氣：即是指呼吸，謂之能生成維持宇宙及我人。所謂時：謂之能生諸神萬有，而又運之以去，自己則不死，而支配一切。所謂梵：即將之看為個人我的原理，從之把個人，成為梵的化身。並謂能了知於此，即為最高者。所謂牛、牛軋牛等動物：謂之能出乳生子，支持宇宙，乃比之為生育最高之原理。所謂梵行者：謂學生學業完成，明瞭梵的意義，即以為最高原理。所謂支柱：謂之能支物，即宇宙之支持者，將之與梵我視為無異。又由知梵支柱之理而知我，了解此我死獨存，即無死亡之恐怖而得解脫。此外所立猶多，但均難然無章。此等所立衆多之原理，皆係借助於章陀時代初期機械式的創造觀而發達。此中已有若干成分，已脫離正統婆羅門之拘束。如與後世一般社會思想關聯看來，很富趣味。

禪學大成凡例解題彙覽

念生

本書第二冊收載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一卷，慶元府雪竇明覺大師祖英集二卷，禪關策進四卷，撫州曹山本寂禪師語錄二卷，普濟禪師語錄三卷，月坡禪師語錄二卷，感山雲臥紀談二卷，無門關一，山庵雜錄二卷，宏智禪師頌古一卷，禪門寶訓集二卷，坐禪用心記二卷，都九部二十二卷，當於原編第五卷至第八卷。

臨濟慧照禪師語錄，乃臨濟宗開祖慧照義玄禪師之語錄，與馬祖，百丈，黃蘗並稱為四家語錄。北宋徽宗宣和二年，雲門八世孫福州鼓山僧宗演重刊以來流布叢林。日本鎌倉時代傳入，醍醐天皇元應二年刻版，以後繼續刊行，至今猶盛。今依德川時代寬永十四年本。

慶元府雪竇明覺大師祖英集，乃碧巖錄原著者宋雪竇重顯禪師之法語及詩文偈頌等。北宋仁宗天聖十年開板以來，至今七百餘年，盛行於世。日本自寬永以後，數度翻刻，叢林學者，樂讀不置，自古稱為禪門作家中之書，殆以其詩雖涉禪門，詩風灑脫，韻格自高，實為禪文學之代表作品，非過譽也。今依四明洪學刊本，即日本慶安三年刊行於京都之原本也。

禪關策進，明末高僧杭州雲棲寺株宏和尚撰，收於和尚之「雲棲法苑」中。日本於德川時代明曆三年刊行近代名僧白隱禪師曾以本書為照心辦道之友，由其法嗣東嶺和尚等實曆十二年之再版，叢林學者，流傳尤盛，今依東嶺本。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語錄，集曹洞宗鼻祖洞山良

价禪師之高足曹山元本大師語要。上卷明僧郭正中編輯，下卷日本紀州僧玄契默編輯，皆於德川時代寬保元年刊行。此外異本有實曆十一年慧印指月校訂復版之「洞曹二師語錄」二卷，昭和三年刊行之「曹山大師語錄」一卷。今依玄契本，以洞曹二師語錄校之。

普濟禪師語錄，一名「禪林普濟和尚語錄」。乃日本永平道元禪師六代法孫普濟善校，和尚語錄，門人禪雄等集錄。舊通行本編次散漫，略無次序。至德川時代，宇治興聖寺僧竺信和尚慨之，搜羅諸方所藏十數本，參校訂正，元祿八年刊行，為今本所依。

月坡禪師語錄，集日本曹洞正宗三十七世，加賀天德院第三代月坡道印禪師之語要，門人元曠等編錄，有延寶八年及天和二年刻本，今據天和本。雲臥紀談，宋臨濟禪師著，日本南北朝足利初期貞和二年刻印，稱五山版，行於世，德川時代享保二年所刊，流通尤廣，今本依之。

無門關，宋無門慧開和尚評唱禪宗公案，弟子宗紹所編。宋紹定元年，由慧開初刊，淳祐五年再刊。日本足利時代應永十二年，刻於武藏廣國寺，今不易得。德川時代寬永九年重刻，延寶八年及寶曆二年均有刻本，今依寬永本。

山庵雜錄，明名僧無愠禪師著，為禪門七部書之一，明太祖洪武年刊行。日本五山僧初刻，至德川時，版本亦夥，寫本流行頗多。丹波法常寺佛頂國師參校二三典籍加以訂正，寬永二十年再版

，今本依之。

宏智禪師頌古，曹洞下名宿撰述，一名「從容錄」，一名「天童覺和尚頌古」。南宋嘉定間，生道入壽粹行世，明萬曆三十五年重刊，與臨濟派之「碧巖錄」，稱為禪門雙璧。傳入日本時期未詳，有元夕年刊行本，以前盛行可知。今依名古屋萬松寺靈瑞和尚考閱所謂「靈瑞本」，而以茂林寺梵丁和尚「冠注萬松老人從容錄筆削」參之。

禪門寶訓集，一名「禪林寶訓」，宋妙喜普覺及竹庵士珪二師編集，南宋淨慈和尙重集。與禪宗同至日本，由鎌倉時代印行，至德川時代已數版。現在通行各本，內容互有出入，今據延寶五年版，乃通行本之最可信者。

坐禪用心記，日本曹洞宗太祖總持寺開堂瑩山禪師著，於曹洞要旨坐禪規範，指陳入微，與曹洞高祖道元禪師之「普勸坐禪儀」，同為洞下必讀之書。撰述時期無考，當在正私光亨之間坊間多異本及注解書，今依吉田義山編之頭書間注本。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解題

本書略稱「臨濟錄」，為臨濟宗始祖勸修慧照大師義玄禪師一代語錄，由弟子慧然等輯錄座座、上堂、晚參、示眾等法語與勘辨，行錄及略傳而成。法語乃師應機接物，以宗門教理說示門下大眾；勘辨乃師於諸方來參之學者勘問商量；行錄略記其生平；略傳為子延治所筆錄。文章明快，著想卓拔，宗風亦甚險峻，蓋在禪錄中有霸王之稱。

本書初由禪師法嗣興化寺存獎校勘開板，其後北宋宣和二年雲門八世孫福州鼓山僧圓覺宗演重刊元代大德二年，雪竇禪師又以付梓，行於叢林，日本後醍醐帝元應二年，僧妙秀初刻，嘉曆四年八月，比丘尼道證重刊，今皆不傳。至足利時代永享九年八月，法性寺刊行，是現在所存最古版本。後於延德三年八月，美濃栖雲院鑄梓。入德川時代，有寬永十四年，慶安二年承應三年及貞享二年各版。注釋者宗峯妙超之大燈古抄二卷，萬安英

種之萬安抄四卷，著者不明之臨濟鈔二冊，臨濟錄事考一冊，增補臨濟錄二冊，大智實統之增補頭臨濟錄二冊及其他數種。又本書彙收入五字續藏，今收入大正藏，由於流布之廣，知其大有裨於宗門也。

師寂於唐懿宗咸通八年四月十日，門派大盛，遍於天下，殆為禪宗之代表。語錄流傳遐邇，板本如此之多，非其他禪籍可比，是以金大定二十三年，復為建九級磚塔，元至二十四年，雪堂普仁撰師之道行碑錄立於臨濟院，至大二年，內翰趙子昂撰臨濟正宗碑，亦立院中，至清雍正十二年九月，加蓋真常禪師，其餘德所及，殆不可測。師之傳記載本書卷末，茲不贅云。

慶元府雪竇明覺大師祖英集解題

本書略稱「祖英集」，乃明州雪竇山（今浙江鄞縣）資聖寺六祖明覺大師之著述，由門人輯錄而

臺南市的開元寺，本來是民族英雄鄭成功的故居，其子鄭經，起初不過建築一座北園別館，到了康熙年間，才改建為開元寺的。但是寺裡的左廂，何以配有鄭成功的神像，而鄭氏之與佛門，究竟發生過什麼關係呢？這一問題，在我的腦海裡，盤旋過好幾個月了。

近來讀到樂觀法師所編著的「佛教民族英雄傳」，才知道鄭成功之與黃藥大師，原來有一段師弟的因緣，不但可以解決我的問題，而且證明鄭成功也是一個佛門弟子。

現在把傳中的重要部份，譯述下來，俾敬仰民族英雄的軍民人等，得到一個可以覺悟的機會。

根據日人吉永卯太郎所著的「黃藥大師與明季名流」一書，有這樣的記載：當鄭延平駐紮福州之日，也曾跟隨過黃藥大師，學過參禪，因此得到禪宗的要旨。大師東渡之前，鄭氏派遣他的堂兄鄭彩，從福州之黃藥山，迎請大師。並派五軍都督張光啓

鄭成功與黃藥大師

，以兵船送往廈門之仙岩別墅，藉以親近供養。後來大師將要離開廈門，鄭氏還有賦詩送別，詩曰：「崔嵬巖洞出雲端，中湧龍湫晝夜潺，因地散斜成小築，見山疎密障狂瀾，滋培翠峯凌丹閣，啜唾珠垂滴露盤，對淵臨風象緯遡，高奇去後伴仙壇。」同時鄭氏的堂兄鄭彩，與黃藥大師也有唱和，鄭彩的詩曰：

「官逐行間三十年，請纓弱冠晚仍堅，因求錫杖聆三昧，乃識津梁夢又玄，永月千戈皆彼岸，風塵罪劫等安禪，何時只葉從東渡，好把雲箋花雨懸。」

大師和他的詩是：

「頓悟莊椿一大年，可來格外覓心堅，掀翻囊劫迷中路，割出當人頂上玄，幻化瓊樓非實相，夢遊海島且安禪，杖藜踴躍從吾志，撥盡閒雲巖畔懸。」

藏經會業務報告

一、本會印藏業務因部份訂戶未能按照規定繳費拖欠甚多致使遭受經濟限制至目前印發至第卅八冊謹向已繳清及按期繳款之訂戶表示歉意。

二、前因紙價飛漲會發緊急通知凡月付款未繳滿第十六次者限於六月十五日前繳足年付款者限於七月十日前繳清通知去後未繳者仍大有人在會不得已已暫緩發經查影印藏經為我佛教同道共同之法業務希本維護法業之心願迅賜繳款俾便印藏計劃順利完成。

莫正熹

時當日本萬治元年六月二十四日，五軍都督張光啓，奉延平郡王之命，東渡長崎。並與興福寺僧叫做澄一的，借援拒虜。那時大師多方協助，事雖未成，然以一介貧僧，為國效勞，已可概見了。大師之與延平郡王，既然有如此密切的關係，故此明末遺臣如張振甫等，因避地出國者，無不因其介紹，得依大師的座下。

讀了以上的記載，便可以看出，鄭成功是一個佛門弟子，黃藥大師是一個民族英雄。他們師弟之間，志趣相投，有如唐代的郭子儀與神會和尚，同樣是英雄高僧，互相輝映的。大抵古代的高僧必不離開名將，古代的名將必不離開高僧，高僧之與名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反觀今日的教徒們，竟有不要祖宗不敬國旗的怪現象，民族意識，蕩然無存，其賢愚邪正忠奸之別，相去不知幾千萬里，我們瞻仰延平郡王的遺像，撫今追昔，能不為之痛心麼！

理想社會的美化與人的生(上)

張探微

現實的社會再好，但總不能沒有黑暗與恐怖的一面，現實的人生再美，却也不會沒有罪惡與痛苦的存在。唯有對於現實的社會不夠滿足，才會促進理想的追求，只有對於現實的人生發生了懷疑，才會驅使美化的創造。事實上，這種理想的追求與美化的創造，也就是我們人類思想的特徵，如果既然生而為人，却仍沒有這種特殊的活動者，那他便是一個值得同情的可憐蟲！

理想社會的比較

我們常常可以聽到人家說，理想的社會或理想的世界，並以爲凡稱之爲理想的社會，一定是最完美而又最快樂的世界，因爲人們每談起理想世界，總喜歡將基督教的天堂或上帝城（The City of God）、西方哲學家莫亞（Sir Thomas More 1478-1535）的烏托邦（Utopia）、中國小戴禮記中所載的禮運大同篇，和佛教淨土經中的西方極樂世界混爲一談。其實，他們的境界，根本不同，而且相差很遠。現在讓我們約略地介紹出來，比較一下，究竟那一種理想社會，比較更爲可愛些。

第一，基督教的理想社會：一般不明白基督真相的人，總以爲天堂是基督徒的最後境界，其實不然，天堂不過是基督徒的轉運站，或者是避難所，天堂雖然可愛，但其爲時並不長久。耶穌在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中說：「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使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這是說人類因爲祖先犯了罪（係指亞當與夏娃的偷吃蘋果），所以我們的血液中，也在流着原罪先人罪惡遺傳的毒素，如果不是上帝將耶穌放下來被

人釘死十字架上，用耶穌的血來代替世人贖罪，世人便永無超生的希望，但是耶穌的死，只是代替信仰上帝的人們贖罪，信了上帝的人，死後可以等待機會進入天堂，至於不信上帝的人，死後便是地獄旅程的開始，同時，依照基督教「特選人士」的規則，即使信了上帝的人，如果不爲上帝所愛，仍然進不了上帝的天堂。所以基督教對人間社會的看法是非常可怕的，他們以爲魔鬼與上帝是永遠對立的，人間始終有一半人民受着魔鬼的誘惑與統治。上帝爲了戰勝魔鬼，便安排了一個「世界末日」的遠景，世界末日的開始，也就是耶穌再來人間的時候，耶穌再來的任務，一是爲了那些信仰神的人——將死在坟墓裡的，全部喚醒，活着的人，全部救出，由天使帶他們進入天堂；一是爲了殺戮那些不信仰上帝的人們，發動大地震，掀起大水災，降下大水雹，將整個的地球全部翻身，一切的生物全部毀滅，使得那些神所討厭的人，生活在死寂的狀態中。然後神便回到天堂，與那些被神接去的信徒們，共同生活一千年。一千年之後，靜極思動，耶穌（即是上帝）便又帶着神所統治的子民，來到地球，在耶路撒冷建築一個上帝的城市，人民自己造屋，各人勞動耕種，人人都信上帝，上帝就統治他們。上帝並且又把那個魔鬼和被魔鬼誘惑的人們，再度從靜寂不堪的牢籠裡放出來，上帝的城市，也就再度受到魔鬼的攻擊，但上帝最後却戰勝了魔鬼，而將他們全部逮捕，加以審判，判決之後，便永遠關進地獄。從此，上帝的城市便不再有戰爭和罪惡事件的發生了，上帝的子民，也不會擔心有死的可怕了。但是，耶穌沒有想到，我們所住的地球，既有它的出現，必定也有它徹底瓦解的一天，這個瓦解的時日，距離我們雖是一個天文數字，然到地球在太空中發生變化而造成毀滅的那天，上帝的城市，又向何處遷移？可見基督教的理想社會並不能永久常存。其次，耶穌也忽略了地球的氣候環境，地球上所有熱與冷的痛苦，在地球的氣候狀態下，必定也會有疾病細菌的繁殖，所以上帝的子民不能擔保不

害病。再說，在上帝的國度中，還要人民去勞動服勞務，造屋與耕種，豈不又有勞苦的感覺？最不合理的是上帝的剪除異己而違背了人性，魔鬼雖然可惡，但是受了魔鬼誘惑的大衆是無辜的，只要誘導得法，當了土匪的人，未嘗不能改邪歸正，比如一群羔羊被惡人騙走，我們只能說惡人的可惡，總不能遷怒於羔羊吧？因此，上帝理想國的基礎是建立在不平等的觀念上的。餘如上帝的城市是永恆的，上帝的地獄也是永恆的，這也說明了上帝的理想社會，是在永久不能統一的對立狀態下形成的。

事實上，基督教的理想社會，只是向牛角尖裡找出路罷了。這是猶太民族的思想路線，同時也是徹底錯誤的思想路線，基督教吸收以後，作爲教理的經緯，共產主義的馬克思吸收以後，則成爲其社會主義的原則。其兩者對照，如下表：

耶穌和上帝——辯證唯物論

救世主——馬克思

特選人士——無產階級

教會——共產黨

基督再來——暴力革命

地獄——資本主義者的受懲

基督千年統治——共產社會

我們無意攻擊基督教的教義，但是本質不夠健全，路線不正確，奈何！

第二，莫亞的理想社會——烏托邦：烏托邦是莫亞所寫的一本書名，其中描寫一個叫做希斯羅得的水手，在北半球有個島上的所見所聞，這個島上的社會情態，有點像柏拉圖的共和國（Republic）也有點像「大同社會」，現在且從羅索的西方哲學史上，抄錄幾段在下面：

「烏托邦中，有五十個市鎮，都是地位一樣，祇有一個算是首都，……所有私人住宅，都是一律，……門不設鎖，人人隨時都可進去，……每十年，人民變更住屋一次使得民衆不會發生房產私有的觀念。……在鄉村，有田莊，每一田莊，不下四十人，包括兩名奴僕。……工作時所穿的是皮革或

獸皮，一套可穿七年……每家自己製衣。」烏托邦中人民的日常生活是：「每人每日工作六小時，午前三小時，午後三小時，夜間八時大家就寢，睡眠八小時，每晨，大家都去聽演講，晚飯後則遊戲一小時。」他們「在家裡用膳是允許的，但多數人都情願在公共食堂會餐。」「其中也有對外貿易，意在得錢。……男女都要學習打仗，……他們可以僱用傭兵。……奴僕是犯了大罪的人而所受到的譴責者，或外國人因逃亡而被役使於烏托邦中者。……在他們之中，有許多宗教，而互相容忍。如有病人而不能治好時，則勸病人自殺。」

在這本書中，主要是在歌頌共產的優點，但是依照上面所摘錄的幾段內容看來，所謂理想，也只是徒有其名而已，甚至還不如陶淵明的世外桃源，來得美麗，最多也只是儒家理想大同社會的初步實行，在烏托邦中，有奴僕，這可以說是西方思想的特徵之一，即使在基督教的信念中，耶穌的信徒也不過是上帝的一名奴僕而已。在烏托邦中，也會和外邦發生戰爭，可見烏托邦本身雖然安靜，但是它的環境却不能保證絕對的安全。而且烏托邦的和平，也僅是世界上最的一個局部現象，所以離開中國主張的「大同世界」還差得遠。其實，烏托邦的形成，不過是古希臘市府政治的一個美化，却談不上是人間的理想社會。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大多數的人們，對於烏托邦的實際情況是不瞭解的。

第三，大同世界的理想社會：大同世界是中國正統思想的最後境界，也是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最終目標，這在世間法中，直到目前為止，要算是最完美，也最可能做到的一種理想社會了。雖然體運篇的前半段，中國國民，多半已經熟悉，但是為了便利分析起見，筆者仍舊將它摘錄出來：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

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為大同。……」

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出，「天下為公」要比烏托邦的僻居一個小島，而有強鄰壓境的危險，安全得多，也美滿得多。「選賢與能」要比上帝之城的獨裁統治，民主得多。「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要比耶穌基督的「特選」方式或只愛信徒的態度，博愛得多，也偉大得多。「盜竊亂賊而不作」，要比烏托邦中人人都學打仗，時時準備作戰，安定得多了。由此可以證明，中國人的理想社會，要比西方人的設計，前進多了。但是，這是人間的終極點，所以仍不能發揮人生的超越性，和最高性，人間的社會再美滿，再理想，終也不能超越生死和成壞的界限。如禮運篇所說：「使老者有終」，人生的終點，便是死亡的起點，如果只講求現實的安樂，而不追求死後的目標，那末對於我們短短數十年的生命，豈不感到悲哀和空虛？再說，在我們這個現實的世界裡，「鰥寡孤獨」和「廢疾者」的痛苦，也不是我們用人力可以避免或補救的。何況，我們這個地球世界，在天文學中的地位也極渺小，其壽命數目之大，雖屬天文單位的計算，但却不能保證它的永不毀滅。所以，大同世界的理想社會，雖好，那也只是理想社會中的一個過程，或者就是佛國淨土的一個階段。

第四，佛教的理想社會——佛國或者是淨土：在佛經中告訴我們，諸佛的國土，數量很多，但是最為人嚮往的，只有兩個，一個西方的彌陀淨土，一個是兜率天的彌勒淨土，如東晉羅道安發願往生彌勒淨土，廬山羅憲遠立誓往生彌陀淨土。往生西方的目的是花開見佛，享受淨土的樂趣，並可超越三界輪迴，永不轉入生死苦海。往生兜率內院的目的，則在發菩提心，預備乘願再來，度盡苦海衆生。根據理想，彌陀淨土與彌勒淨土，本質沒有兩樣，依照現實，則出世與入世，兩者稍有差別，所以近世高僧，如太虛大師等，都願往生兜率內院，而表明佛教救世精神之偉大。

但是世間淺見人士，都以爲佛教的人生，過於消極，因爲學佛的最後目的是在超越三界，離開這個世界，而不是來努力於這個世界的建設。事實上，離開這個世界是學佛的目的，建設這個世界才是學佛的手段。中山先生將建設一辭，分爲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和政治建設四類，並以心理建設爲四大建設之首，那末佛教的建設也是着重於心理建設方面的，並且是屬於純粹的和平建設。國家建設的目的，不外乎家給戶足，國富兵強，擴大至世界，則爲大同理想的實現。

佛教的教化，是在使得人人各安本份，不但「諸惡莫作」而且「衆善奉行」，凡是有害於一切衆生的事情，佛教徒不會去做，凡是有益於大眾福利的，佛教徒則「從善如流」。如果世界上的人類全都成了「依教奉行」的佛教徒，不但人類可以和平相處，即使所有的動物，也都受着人的保護了。那時就不比「大同」更好嗎？可見佛教建設的路線，與儒家的遠景，是「殊途而同歸」的。不過佛教並不以「大同」的景象，爲建設的終站，在「大同」的景象，或者說是人間的淨土之後，還有更大的遠景，那就是斷煩惱、出三界、而離生死，不但自己要離開三界的生死輪迴，更希望所有的衆生，都能跳出生死的苦海，所以佛家有「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宏願。

也許有人要說，這個世界雖然不如理想，總比連空氣都沒有星球好得多。這話不錯，但是佛經說「三界」猶如「火宅」，凡爲有形相的世界，都不值得留戀，一切萬物，包括所有太空的星球，無時不在生滅變幻。至於人類，會病會老也會死，只有離開這個「火宅」，我們才會長生不老。也許又有人說，如果我們個個信佛，每個往生佛國，我們的地球，豈不變成個個信佛，每個成佛，我們的希望這樣，我們希望所有的衆生，個個成佛，人們貪戀於世間的五欲，好像一群野狗搶吃一具死屍，人類離覺醒心不堪，群狗還以爲是絕佳的美味，這實在愚癡所致的悲哀！我們如能早日離開地球，豈不比等到地球毀滅時，接受自然的分裂更爲好些？

從求法說到修法 (上)

煮雲

諸位同學！今天我能和諸位共聚一堂，研究佛法，感覺很高興，可惜我肚子裡貨色並不多，縱然有一點也是「古董」，是否講出來能合諸位的口味，尚不得而知，所幸這次來和諸位上課的講師，除我而外，都是括括叫的第一流人物，他們一定有很新穎的題材講給諸位聽的，諸位有的都是各縣市佛教界研究佛學弘法人材，有的是佛學院研究多年佛法的人，這次省佛會舉辦佛教講習會，大眾受訓回去，都要負起各地弘法任務的，所以我這堂課的講題，是「從求法說到修法」，下一課講「從弘法說到護法」，求法修法是約自利方面說的，弘法護法是他方面說的。

古人求法的艱難

諸位：我們現在能够不化一文錢，不費一點力，可以開到無上妙法，這真是「不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的了，一定是「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諸位如果不信，請看古來高僧大德們，他們是怎樣才能開法修行的？佛法怎樣到中國來的？

釋迦牟尼佛在往昔因中，為求半偈，捨其生命，像這些故事，在佛經上很多很多。佛法到中國來，是中印兩國的高僧碩德，他們不惜千辛萬苦，把佛法輸入中國，中國高僧，到印度求法取經的事蹟，普通人只知道玄奘法師而已，其他的因無小說流傳，不但世俗人不知道，甚至信佛不研究教理的人還是不知道，現在我再介紹一點有歷史記載的古人求法，冒險犯難的故事。

在玄奘法師以前晉朝法顯法師，去印度求法回來寫一本佛國記，在那本書上，有許多記載他們求法所經過的苦難事蹟。

那時到西域去的路，而是世界上最艱苦的一條通路，在艱苦之最者，有三點，就是奇熱、奇寒、奇險。

先說奇熱，「沙河中多熱風，遇則無全，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誌，」這些死人枯骨都是受不了熱風「遇則無全」而死的，甚至連飛鳥走獸都不能生存的地方。

第二奇寒，「小雪山冬夏積雪，大寒暴起，人皆噤戰，懸景口吐白沫語法顯云：『我不復活』，法顯悲號，力前得過嶺。』」懸景大德就因求法而中途犧牲了，在玄奘法師「真西遊記」上也談到這些可怕的事，與英師同伴者，經雪山奇寒的地方也死了幾人。

第三奇險，「山路艱危，壁立千仞，鑿石傍旋梯道，七百餘所，懸縋過河，數十餘處。」在梁高僧傳本傳上，有這樣說明：「法顯同行十人，歸僅一人，不久又無端墜二十五人西行，歸僅五人，小雪山障氣千重，層冰萬里，下有大江，急流若箭，東西兩端，緊索為橋，十人一過，到岸舉火，後人見烟更進，若久不見烟，則知暴風吹索，人墜江中，復過一山，懸崖壁立，石壁有故穴，處處相對，人各執四，先拔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轉相攀，三日方過，及至平地失十二人」。

我們不要身歷其境，就是讀到這段記載文，就為之膽寒心驚了，懸立法師贊其師玄奘大師慨歎的說：「嗟乎！若非為中土求無上正法，寧願累父母遺體，而遊此者哉！」

我們中國人不重宣傳，尤其是出家人，不知做過多少驚天動地而泣鬼神的神偉大壯舉，都是不欲人知的。

探險家馬可波羅

歐人第一個到達此處者，為馬可波羅，始把這些險難傳達於歐洲，近世有海定及斯坦因以現代的配備，冒險死之危險，才得通過，於是一舉成名天下知，再不知道，漢唐以來，不知有多少求法者，毫無現代科學配備工具，全憑一顆虔誠的信仰心支持。而度過此一難關，所以斯坦因因於過帕米爾後，甚惜漢唐將士，竟不在此立碑，因此他的困難，較之歐洲史上，漢尼拔以至拿破崙與蘇伏洛夫之域阿爾卑斯，簡直是不成比例了。

唐朝義淨三藏法師從印度求法歸來，做了一首求法艱難的詩，他很慨然的說：

晉宋齊梁唐代間 高僧求法離長安
去人成百歸無十 後者安知前者難
路遠暑天惟冷結 沙河遮障力疲殫
後賢若未聞斯旨 往往將經容易看

諸位：我們看到前賢們這樣為了佛法，如此不惜生命歷萬死而不辭的跑到數萬里之外，把佛經取來中國留給後人，讓後人如法修行，離苦得樂，而我們現在的佛教徒坐在家中，有佛經佛列送門給你們看，現在有各地講師跑來與諸位上課，這又是何等幸福哩！

慈明求法與汾陽

古來禪宗大德求法，也不知受過多少委屈和痛楚，最出名的是二祖神光大師，見初祖達摩法師，白雲齊腰，向呵之曰輕心慢心，何能開道，後來二祖把自己左臂斷下來以表誠心，方為說法，臨濟多黃檗，三問遭了三次痛棒，尚且劈破了面門，這些事我想說的人很多，我現在說慈明和尚請法於汾陽禪師的故事。

寒冬的天氣，慈明與數位同參道友去汾陽禪師那裡求法，汾陽見面就是一盆冷水，當頭澆了，淋得他們如落湯的鷄子，遭了一次下馬威，並且還沒有地方給他們睡，當時就有受不了他往，第二天看他們沒有走的人，請他們吃飯，滿盤魚肉，這一下

來求法的都退了初心「我們以為汾陽禪師是一位什麼了不起的大德，對人如此無理輕慢，原來還是一位酒肉和尚，走，走，走。」大家飯也不吃都走了，獨有慈明未走，私立殿角一夜，汾陽次日晨早見之，又拿水來澆他，如是再三，可憐慈明忍而受之，後來汾陽看他是真心為道而來的，才笑着說：「我一盆水，一棹酒肉，把那些孤魂野鬼都祭走了，」後來慈明在汾陽會下竟開大悟，號稱河西獅子。

我們現在學法的人，雖然不一定如古人那樣吃苦頭，受委屈，可是要具足虔誠心，這種「無上甚深微妙法」不求而得機會太少，一定不能把它空過。

修法的重要

佛法貴在實行，佛說一大藏教，都是告訴我們修行的門徑，如果學佛的人，把佛經當哲學去研究，當着文學去欣賞，這就錯了。現在有些人明白了「一點佛理」以為「人人有個真如性」，人人自性就是佛，不假修持，就可以成佛作祖，那是執理廢事的謬見，最後還是沉淪在苦海裡不能了生脫死。過去的祖師明心見性開悟了以後，還是要修行的，所謂「未悟以前，如喪考妣，既悟以後，如喪考妣」悟是明理，證是修證，悟道並不是證果，要證果還是要悟後起修的，這一點我們要弄清楚，古來祖師說：「頓悟雖同佛，多生習氣深，風停浪尚湧，理顯念自漫，」這就是悟後起修理由。何況我們沒有開悟的苦惱眾生，更是不不能「說食數寶」，一定要腳踏實地去做，古人所謂「說一丈，不如行一尺」。

修行的方法很多，這是隨衆生心的根基，自選一法去實行，楞嚴會上，二十五圓通，就是修二十五種方法不同，可是「方便有多門」，結果「歸原無二路」人人皆得圓通根本，所以在這裏我也不能告訴諸位用什麼功行？最好是一門深入，精專有恒。

修行固然是為了自己真實獲利益，不然「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實在不太合算，假使我不可

利人弘法的話，也得要修，因為修行就是本錢，沒有本錢不能做生意，有大的本錢可以做大生意，有小的本錢只能做小生意，沒有本錢不能做生意，縱然勉強做下去，還是很少有主顧上門的，這是一定的道理。

大修行的人，有大福德，如過去印光太虛等大師，聞其名已經是「望風懷想」了，何況見面聞法呢？

我本人所見的法師居士講話能動人者，只有兩個人，法師當中的應慈老法師，他老人家就是有禪定工夫，同時也具足了慈悲救世的心理，從說話的表情與聲調中，從大悲心中流露出來的話，句句扣人心絃，居士當中那就是這次張澄基教授，他也是充滿了悲心和感情，說出來不但能攝引聽衆，而且能感動人心，應慈老法師那時他說：「我出家五十年，沒有一年不打七，沒有一年不安居，當然是有修有證，張教授說話能感人者也是因為他經過修持，有所成就的關係，他在西藏八年，每年都閉關用功，有修持與沒有修持的人，同樣是一句話，可是說出來的力量有效果，就有很大的分別。

佛教的智悲從三個地方而得，所謂聞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一般人只知道學問是外邊求來的，所以孔子也說：「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不知道從外邊來的智是有限的，是

求不盡的，所以莊子說：「我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求無涯，殆矣！」其實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我們從內心所發出來的智識，那時「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

一字不識的兩個祖師

我們如來藏中，包含了一切諸法種子，什麼智識都有，衣裡明珠不假外求，我們在舉出幾個古人來證明。

六祖慧能大師，大家知道他是一個擔柴漢子，盧行者出家的，他一個大字也不識，可是在中國禪宗裡以他的成就最大，誰都知道佛教裡有六祖大師，西藏有位無垢光尊者，一字不識，放羊為活，他的師父可憐他受他出家，叫他念六字大明咒，後來開悟，大用現前，著作了一本「無上至寶大心要」，為西藏佛教徒必念之經，後來為西藏紅衣大祖師，在西藏人眼目中不亞於中國人對六祖的信仰，這都是一字不識而修來的智慧。

大悲心為修法的根本

無論你修那一種法門，千萬不能離開菩提心和大悲心，華嚴經上說：「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大悲心更重要，大悲心為一切修法的根本，華嚴經中說：「諸佛如來以大悲而為體故，因於衆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而成正覺」，現在講兩個發大悲心的故事而為證據。

第九卷七期收支報告

收入部份

- 一、讀者捐助一一六〇・〇〇
- 一、董事費五〇〇・〇〇
- 一、廣告費一〇〇〇・〇〇
- 一、訂售刊費一〇七一・〇〇
- 一、上期結存一二一・八四
- 共收四九四二・八四

支出部份

- 一、支印刷費一四五〇・〇〇

- 一、支封面紙一令七三〇・〇〇
- 一、支配紙十令一四七〇・〇〇
- 一、支附件三〇・〇〇
- 一、支編校費二〇〇・〇〇
- 一、支郵資雜費三一〇・八〇
- 共支四一九〇・八〇

結存七五二・〇四

董事：慧敏捐助臺幣五百元正、張王彩雲捐壹百元、柯玉鳳捐五百捌拾元。



弘法人材的培植和分配

成

古語說：「人能安道，非道安人。」這的確是一句至理名言。因為無論是那一種學說或主義，假使當它被發明時而沒有人去做弘傳宣揚的工作，就是它的真理再究竟澈底，也將要即時歸於湮沒，更何況能傳播於久遠呢？

佛國在漢朝中葉就傳入我國了，直至晉懷帝時，佛圖澄大師來華傳教，得到石勒父子的贊助，北中國民間才普遍地接受了佛教的信仰；獲得了佛法

的利益。後來澄師的高足弟子道安大師，秉承乃師遺志，一再分遣徒衆使向民間傳教，於是佛陀的法水又由黃河流入丁長江及漢沔；其後安公的賢弟慧遠大師更以崇高偉大的學養，丕振宗風，使我國南方的人民也能沐浴於佛陀的慈光之中，使此教人救世的佛教在全中國奠定了不拔的基礎！從佛教初到澄公來華，中間差不多有二三百年的時間，佛陀的大法始終被少數的貴族階級和外國僧侶所欣賞着，廣大的群眾，從根本上不知道佛教是回什麼事，倘若沒有澄安遠公孫三代的不知大佈教，佛教是否能我國流傳下來，還成問題！更談不到希望它能促使中國文化的發展和昇華了，這就是「人能宏道」的有力證據！

說的存在，但因當時士大夫階級普遍地具有着追求真理的欲望，所以佛教的傳入不但沒有遇到阻礙，反而到處受人歡迎！佛教處在那樣地順境中，尙且須要弘法人民的着力推動，才能把它介紹給了整個的中國人民。若以我們佛教今天的處境言，真不知道要幾倍人力於往日，才能使衰微的象教重新振作起來？因爲今日世界交通的便利，把空間的距離縮短了，而我國政府又是主張信教自由的，尤其大陸淪陷以後，共匪是不許有宗教信仰的，因此各種宗教（釋儒道回等）都隨着政府的撤退，先後來到復興基地的臺灣，所以現前的自由寶島上已成了世界宗教的陳列所了，處在這樣一個宗教學說雜陳的自由社會裡，競爭發展是有其必要的，根據優勝劣敗的

定律，任何一教的傳教者都不容許稍事懈怠，否則將不可避免其衰滅的危險！其他的宗教或挾厚經濟實力，或靠有力的政治背景，似乎都能有恃無恐，而我們佛教將以何道治彼骨，似乎都無一爭雄長呢？有人說：「佛教有最高而絕對的真理在，怕什麼？」有廣大而良好的基礎在，不必愁！」以筆者在這一年多來的時間中，從事鄉村佛教布教工作所得的經驗，證實了這兩句話的真實性，譬如我們每到一處佈教，那些可愛的同胞們，都很誠懇地對我們說：「法師啊！你們要常常地來啊，佛教的道理太好了，我們這裡頭都是信佛的，××教雖然有東西拿，但是我們都不要信哩，最好你們每個月來三次，四次。……」佛教的真理的確是普遍地被民間所歡迎。得今日佛教的當前急務是培植弘法人才了！因此我覺得人！現在讓我不分別地申說其理由：

回想當我中華民國肇造之際，佛教也能跟着國家民族走上復興之路者，大虛大師倡辦僧教育的偉大功績，是不容忽視的，因為今天在臺灣從事弘法工作的弘法人材，沒有不是為虛大師直接或間接培植出來的果實！自從佛教跟隨政府撤退來臺以後，慈航法師所主持的臺灣佛學院，大醒法師所主持的臺灣佛教講習會，然雖時間短促，範圍小，但也多少培植了一些弘法人材，如臺東的修和法師，臺中的聖印法師，嘉義的明妙法師等，皆能弘法一方，而成為本省僧青年的傑出人才！自抗戰二公相繼圓寂之後，願使自由中國的僧教育陷于停頓狀態，現在雖然新竹福嚴精舍有一所佛學研究班，但限于經費，範圍更小了；臺北十普寺有一所三藏學院，但創辦伊始，將來成績如何，尚未可知。其餘臺灣省分臺北梵音國舉行，今年是臺南火山碧雲寺（按去年的），林錦東理事長的這一菩薩心，當然難得！但短期的講習，祇能對已成熟的弘法人員連繫感情，交換有關弘法佈教工作上的技術意見，若對未成熟的

弘法人材加以培植，那是談不上的。因此我懇誠地希望具有號召力量的大德長者們，正視目前這一重大而迫切的問題，爲了適應現在臺灣各地的須要，以及將來反攻大陸時的佛教重整，請向佛教會爭取理監事或經營自己寺廟的偉大精神，用來創辦一所規模完整的佛學院，做一番培植弘法人材的偉大事業吧！

在目前自由中國的佛教營地裡，具有弘法能力的法師雖然很少，但並不是沒有，祇是有名的粗努力讀書，充實自己，希望做將來一位博通三藏的一代高僧；有的雖然自己理想出外弘法，但因限於師長的慈命不許，祇好在那裡無限地期待著；還有一種是爲恐怕臺灣生活過不慣，畏縮着不敢向前，但是環顧眼前的大勢，却不是我們負有弘法責任的大德們打自己算盤的時候，所以我要籲請那些品學俱優的大德們趕快分配到各地去，不要再留戀那個圍着生活的清靜和安定了。我這裡所說的「分配」，是約地方須要一地一師的意思而說的，在各位大德那邊說，與其說分配，毋寧說發心較為妥當，因爲今日佛教早已沒有那具有分配力量的權威者存在了。不過，無論分配也好，發心也好，總之現在是各位大德們發心下鄉弘法的時候，因爲現前的各縣市鄉鎮實太須要人了！記得鄧文儀次長前年在臺北華嚴蓮社會向我們說過一句話，他說：現在××教們連高山族裡都進去蓋起教堂來了，希望你們法師們也要到各鄉鎮去佈教才好啊！鄧次長因爲督促推行三七五減租政策，臺灣所有的鄉鎮他差不多都走遍了，他這兩句話是實際的報導；也是語重心長的呼籲！祇是能響應他這一偉大呼籲的人太少了！

弘法人材的培植和分配的重要性已如上說，現在我想再來一檢討爲何偌大的一個佛教，連這個基本問題都無法解決呢？此無他，教會組織不健全，良好制度未確立故也！試觀現前佛教中無論辦僧教育或弘法，皆是出於自動自發，做也沒人問，不做也沒人管，因此除了少數熱誠爲法的大德們外，根本沒有人願意做這種不是貼金錢就是耗力氣的傻事！假如佛教會立有一種獎勵辦僧教育，協助弘法工作的制度，那末這一種獎勵辦僧教育的大功德事，一定會有很多人來爭取着做的。因此我希望今後各級教會的領導諸公們，能發心把這個制度早日建立起來！

心淨則國土淨

東耀

「心淨則國土淨」，這是大乘的聖教，我們談到「心淨則國土淨」，便連想到「一切唯心造」，或「萬法唯識」的道理。就是說，世間萬事萬物，若好若醜，都是衆生心所顯現的，若離此心，不但國土不能成立，就是淨土也無從建立的。

對大乘佛法，沒有深刻了解的人，聽到「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心淨則佛土淨」。就會生起懷疑，以為我們這個國土（娑婆世界），有佛也有菩薩，還有歷代修行證悟的祖師，他們的心應該還是沒有不清淨，不然，此世界為什麼不實現為莊嚴的淨土呢？不知道這是釋迦世尊，在因地修菩薩道時發心要在穢土成佛度生，所以此土的丘陵坑坎，荆棘沙磧，土石諸山穢惡充滿。實際上與佛的淨土並不相干，這是衆生的惡業所招感，釋迦如來的淨土非不存在的，因為衆生沒有那樣的善業因緣，才看不見如來的淨土，並不是釋迦沒有清淨佛土。這好像瞎子不見日月，聽到人家說日月，是怎樣的美麗光明，他還以為人家說來騙他呢！你看這該是多麼的愚癡？維摩結經說：「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為不淨耳！……菩薩於一切衆生，悉皆平等，深心清淨，依佛慧則能見此土清淨」。世尊以神力示現如來的莊嚴國土，對舍利弗說：「我佛國土常清淨若此，為欲度斯下劣人故，示是衆惡不淨土耳，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如是舍利弗，若人心淨，便見此土功德莊嚴」。由此可見，如來淨土固常在不失，只因衆生無緣現見吧了。

佛陀開示此等法門，目的為使衆生，直下承當，從根本處下手，不要在枝末上着力，以免徒費工夫。所以淨業頌說：「心淨衆生淨，心淨國土淨；佛門無量義，一以淨為本」。我可以肯定地說，只怕衆生心不淨，不怕淨土不現前。若真修得心清淨，不假往生他國，則當下的風光，無不是清淨莊嚴

的樂土。否則，你雖藉仗佛力而生淨土，但因為你心中不清淨，而所見聞的一切境界，一定也比穢土殊勝不了多少；像西方淨土，有佛、菩薩、聲聞，及九品往生的差別，即是因為個人的福德善根不同，所以才有勝劣的階次不一。可見往生淨土，不一定就能與佛、菩薩等聖衆，共同享受同樣的勝境！不然，就與心淨則國土淨的聖教相違，而凡往生淨土者，也應頓時成佛，不應該有三乘及九品往生的差別。

再依衆生的業力來說，就更加明顯了，攝大乘論，釋相違識相智說：「如餓鬼傍生及諸天人，同於一事，見彼所識有差別故」。意思是說，在同一事物上，各處各有所見，所認識的到有種種不同。如江河的流水，在魚類等看來，是弘曠的宮殿；餓鬼看來則是膿血火炎；諸天看來却是琉璃莊嚴。在我們人看來，則又是清冷的流水。在同一境物上，有種種不同的認識，這當然不是外物的變化，乃是由於衆生的業力關係，才有如是的不同。由此說來，如果把修羅、餓鬼，搬到淨土去，我相信牠們看到淨土中的諸上善人，也可能成為牠們的怨敵。七寶行樹全變成劍樹刀山，八功德水也成了火炎膿血。明白了這種道理，便會肯定我們的思想行為，和用功辦道的價值。

我們要獲得心清淨，最徹底的辦法，是要了解諸法的實相。經說：「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其意義是說，三者皆無實體可得，「心佛底衆生」，都是如幻緣起的假名，結其究竟，都是畢竟寂滅的。其能如是證悟諸法的真理，才能真實發菩提心，淨化國土，救濟衆生。而這也就是生起同體大悲，無緣大慈的菩薩行。菩薩的心，是清淨而無執著的，通達一切法的如影如響，如夢如幻，無有實體

可得。所以能洞澈無我，生大悲心，而任重致遠，歷萬劫如一日，毫無退轉厭倦之心。在無所得中，成就衆生，莊嚴佛土，所以心經說：「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可見欲修菩薩道，須先淨其心，乃是不可缺少的條件。華嚴經說：「諸佛菩薩一切自在無礙境界，皆由己心，具甚深智了達一切法。是故善男子，以諸善根增長己心，雨甘露法，潤澤其心，於境界中令心清淨，勤修精進令心堅固，專念正法令心不亂，智慧明淨遠離心垢，明淨慧光照察其心，生自在心發廣大心」。

證悟真理的聖者，其心境是寬濶，自在，光明的，因他已沒有貪欲、瞋恨、嫉妬、邪見，我慢；等煩惱。不像一般人的愛此憎彼挑撥離間，和黨同伐異的種種愚癡行為。所以菩薩看到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無不是清淨莊嚴的。迷惑的衆生與聖者相反，因為滿腹裏都是貪欲、嫉妬、愚癡。所以見聞的一切，也觸處都是障礙，到處充滿着黑暗與痛苦。因此，我們欲得清淨快樂的境地，必須修清淨行，力斷煩惱，改變自己的雜染氣質，使之成為清淨的，才是徹底解決生死與痛苦之道。六祖大師說得好：「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六祖大師的這段話，並不是教我們不要念佛，不要求往生，而是一針見血的揭穿了衆生懶惰懈怠的心理。所以六祖大師又說：「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親彌陀，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護」。這真是切中時弊的開示，有些諱疾忌醫的人，聽到這種教授，心裏必是難於接納的。但我却以為這是欲求生淨土的座右銘。



清揚

因果與人生

在佛法裏面，無論它是大乘或是小乘，但立論的根據都不出乎因果二字的範圍；五戒十善是人天因果；四諦十二因緣，是聲聞緣覺的因果；六度萬行，是大乘菩薩的因果；五逆十惡，是三途惡道的因果。打開佛教大小乘經典一看，它的内容都是說的境界果三種道理，不過在因果的程度，有大小淺深，和善惡美醜的不同罷了。因此，我們學佛的，都有一個共同的根本觀念，那就是因果觀念。學佛的人，都必須深信因果，如缺乏因果觀念，根本也就說不上學佛了。

這因果是貫通三世的，三世就是過去、現在、未來。因果也有善有惡，善因感善果，惡因感惡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是絲毫不爽的。現在的因果，如瓜豈麥稻之類，我們都可以親眼看到，過去未來的因果，我們祇有比類而知，決不是我凡夫肉眼所能看到的。但以現前的事實來返照，也可以證明佛說三世因果，是不虛妄的。

人生的業力，是最難思議。我所說的這業力，就是人類的行為，人的行為，有今生作惡，來生受報。我們在這一世，所遭遇的環境，不論禍福、善惡，都與三世因果業力有關；有的似乎是凶險的，而實在是幸運的；有的是可喜可慶的，而反是可悲可哀的，所以人生禍福，是相互倚伏，其中的得失沒有一定時間的。淨土聖賢錄裡面，有個故事，可以拿它來做為因果問題的解釋。

第一、當明朝末年，有姓吳名字毛的，他是江南青陽縣吳姓的僕人。平時吃齋念佛，明朝被李自成打敗了，大將左良玉，帶兵渡江，吳氏全家都逃走了，祇剩吳毛一人在家看門。兵來了，他被一個

兵打中七鎗而死。等到主人回來，吳毛忽然又蘇醒過來了，他對主人說：「我因為宿世惡業，應當受七世豬身，因今生行念佛，就以七鎗而消除七世的冤業，現在佛来接引我往西方去了。」說完便合掌而逝。這是順治元年的事。這，證明凶險不一定

是禍。第二、唐朝時候杜順和尚，一日受齋主家請，替齋主的兒子消災延壽，和尚睜大了眼睛看了孩子好久，才說：「這個孩子原來是你們的冤家，現在我來替你解釋這個冤結吧。和尚就叫齋主把孩子抱到河邊，到了河邊，和尚就把小孩子拋入河中，齋主夫婦頓時號哭拖住了和尚，不放和尚走，和尚說：『你們不要鬧了，你們的孩子，不還在那邊嗎？』說着，用手一指，果然，他們看了他的孩子，化作六尺高的丈夫身，立在水波上，怒目地斥責齋主說：『你前生奪了我的金帛，還殺了我推入河中，若不是菩薩來同我解冤，我是決不能放過你們的。』於是齋主才知和和尚這種做法，原來是替他們解冤結的，更加相信和尚神力的偉大了。

這，證明可慶可喜的事，不一定是幸運的。人生夫婦子女都是前生冤家債主，有討債的，也有還債的；有報德的，也有報怨的。總之人生禍福吉凶，都是自業自得，自作自受。戒殺放生得長壽少病苦，報，廉潔，布施，得權威富厚報；貞潔得夫婦賢淑；偷盜得貧窮困苦報。這是一定的道理。但有許多矛盾現象，使人們對人生因果道理發生懷疑的，其實也是錯誤，我再來補充幾句罷：

第一、一般作惡為歹的人，不但沒有看見他受惡報，反而終日安閑享樂，這是什麼道理？要知道這是他前世福厚，假使他不作惡的話，那幸福還要更大啊！譬如富家子弟，吃喝嫖賭，揮金如土，不立即受到凍餓的，就是因他這富厚，假使天亡了這樣浪費，縱有百萬家財，不消數年，也要家敗人亡了。

第二、一般作福行善的人，偏偏遇到災殃，這也是使人生疑的地方，要知道這是他前世惡業深重，假使他不作善，那所遭遇的災殃，還要更大啊！這，譬如犯了重罪的人，在沒有行刑以前，立了少些功勞，全罪雖不能赦免，但因此小功，總得改重

為輕。假使能天天立功，積功累德，則全罪是不難赦免。

譬如國家對大員犯了國法，本要處以極刑，但因為他某一件事，有功於國家，因此，就准許他減輕處罰，或撤職留任，或帶罪立功，這不是事實嗎？

第三、今生善惡可能影響今生命運的，叫做花報，但花報甚微，因為善惡果報決定要在來生受的苦樂，這叫做果報。要想藉今生行善，改變今生既定的業報，除非有大善大惡是不能改變的。資了凡先生的業報，雖然延長了生命，但還不是他所應得的全部樂報，全部樂報還在來世。心力比業力強才能改變業力。一般人所以不能超出業力的範圍，就是因心力敵不過業力的堅強。不了解業力的人，往往略行小善，或吃吃花齋，唸幾聲佛，就痴心妄想地要獲得轉變業力的效果，天下哪有這容易的事？要知道業報是有一定價格的，決不能以少許代價就獲得改變效果的。因此，一般無知的人，一遇逆境，或者所求不遂，就認為佛菩薩無靈，退失道心了，這些都是不明人生因果道理的人！

第四、有時學佛的人，因求兒子病愈而兒子反死了，於是引起不懂佛法的人譏諷地說：某人一生吃齋念佛，行善，做好事，結果連兒子都沒有了，殊不知他的兒子也許是因為討債來的，他長大成人，也許會被他弄得破家蕩產，使父母老無所依，甚至連生命都害在他手裡，現在因他信佛行善，感得佛菩薩的神力來替他解冤釋結，使這個討債的兒子，早日離開人世，正是為父母的一大幸福。譬如我得罪了人家，他想報復，幸而得個有勢力的人替我的調解，化敵為友，再不來報復了。這是多麼的幸運呢？我們應該感謝佛菩薩的恩德，努力修學佛法，懺悔衆罪，假使反生怨心或悔心，認為佛菩薩沒有靈應，真是太辜負恩了。

如果我們要想超出業力的範圍，或是不受宿業的惡報，或想不受未來的苦果，必須趕緊皈依三寶，學習佛法，種種布施，懺悔前愆，縱然有許多惡業，也可減輕，沒有惡的人，定然可以超生極樂世界！

關於宏法的問題 (下)

謝 鳴 高

(二) 語言方面

宏揚佛法除了文字以外，語言方面，亦極重要；用語言宏法，即是口頭宣傳法，如佛陀現身說法，凡經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其宏法毅力之大，至足令人欽敬景仰，不愧尊稱為佛祖，又如六祖說法，不立文字，其答無盡藏有云：「諸佛妙理，非關文字。」而其他歷代高僧大德，用語言說法，雖經以宏揚佛法者更不可勝數，故語言宏法，亦為宏法重要之方式，演法法師在人生什誌第六卷二期所著的「應該怎樣來宣講佛法」一文裏面，這樣說：「說法就是代佛宣傳宇宙人生的真理，指示群迷的正軌，這是一件神聖的工作，也是一件困難的工作，發心宏揚佛法者沒有一般變特的工作，是不可能長期這樣的做下去的。……可知說法宏法的重要，茲分論如下：

(1) 講經說法

用口頭宣傳佛法，其方式亦有多種，講經法會乃其中之一，這種方式多由各寺廟高僧大德為主持，其他有學問之居士亦有如是講經，佛學講座之地點，多在各寺廟，或其他念佛蓮社精舍等道場，其說法或作通俗的演講，或作高深的說法，使社會人士注意佛教之偉大，欣然嚮往，誠心恭聽，因而起了信仰，歸依三寶者大不乏人，不過這種方式要經常定期舉行，較為有效，否則時作時輟，不大好，希望佛教同人注意並積極推行，使宏法事業，日益發揚光大，這是佛門弟子所應盡的職責。

(2) 機緣說法

用口頭語言來宏揚佛法，除了講經法會而外，還有對個人或少數人的隨緣說法，凡是高僧大德和

佛門弟子都有這個責任，也有這個方便，因為舉行各種講經法會來宏法，要有一定的地點和時間，而世人終日忙忙碌碌，不容易得到這個機會去聽講，同時各人的根器不同，智愚各別，如在講座向大眾說法，雖然講師運用其蓮花之舌，妙語開示，深入淺出，但智愚同聽，領悟不易，倘在靜室，或其他幽靜地方說法，則易對機開示，見仁見智，漸漸均宜，所以佛陀為拯救大眾，到處隨緣設法，對機說法，而六祖亦有機緣說法，如對無盡藏說法，法達、智常、志道、行思、懷讓、玄覺、智隴、志誠、志微、神會諸弟子執經問難，均能對機說法使之頓悟，而歷代高僧大德也都注意這個隨緣說法，其中說大說小，說空說有，說顯說密，說漸說頓，各應機緣，說法方便，使人開悟，大收宏效，希望佛教同人，都注意這個機緣說法，使宏揚佛法推行順利。

(3) 空中佈教

空中佈教，即是利用電臺播音來宏揚佛法，這是一種良好的宏法方式，因為社會大眾坐在家里，或在機關學校社團工廠商店不須出外，都可以聽到法師的講經說法，使弘法的事業成為大眾化和普遍化，使不明佛法的大眾都能明瞭佛法而起了信心，又可使已信仰的佛徒增加了佛學的認識，以前佛陀開示我們說：「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到了現代，有了這種電臺廣播，就是應驗佛陀的指示原理，收到宏法的大效，這種空中佈教，在臺灣實行已有很好的成果，最近東初法師又在佛教文化館籌設廣播電臺以宏揚佛法，那更功德無量了，又香港和海外各地間亦有用電臺播音來宏揚佛法，亦有收到相當的成效，希望各地佛教團

體努力推行這種空中佈教辦法，則宏法事業大有可觀了。

(4) 軍中佈教

國軍是保衛國家民族的，武裝戰士，須具有國民革命的知識和精神，才能達成他們的任務，但是這種不怕犧牲而保衛國民的精神，恰和佛教救世利他的大無畏精神相符合，如果能够在軍中佈教說法，使他們明瞭佛教利他救世的宗旨和三民主義的宗旨相符合，更可以加強他們的保衛國民的精神，臺灣佛教團體已實行此事，並且去勞軍，共同努力反抗抗俄，這是多麼有意義的事情呢？

(5) 監獄佈教

監獄是一個受苦難的場所，一個人在這個場所受到苦難的時候，如果有高僧居士為其說法，必很容易使其誠心靜聽而且回心向善，精神上得到安慰而皈依佛教，出獄後可以做一个良民，和佛徒，這也是宏法的好處。

(6) 學校佈教

學校是宏法最良好的地方，如果能够設立佛教學校，那是最好不過的，或能到普通中上學校去宏法說法，也是一個良好的方法，我們佛教會應該注意辦理此事，使宏法事業，更獲得完善的推行。

(7) 音樂戲劇

佛教的音樂、戲劇，也是從口頭去宏法的良好方式，在音樂和戲劇，本來就是文化裏面的一種藝術，尤其是佛教的唱誦，梵音梵樂是最崇高優美的音樂，我們宜組織梵音歌樂隊，歌唱梵音去幫助宏法事業的普遍推行，使一般社會人士因聽到梵音頌覺，心情幽靜，悠然嚮往，皈依佛教；戲劇方面，在昔時東印度月宮大丁的詩劇，在緬甸的佛教戲劇，和近代各地所演的佛教戲劇話劇電影等都很收效，我們要仿效佛教的劇曲家「戒日王」、「龍王之喜」和樂雲菩薩以身代龍的歌劇創作精神，加以時代

的創作，使音樂戲劇宏法的辦法，能够設法推行。

(8) 念佛社

念佛社表面似乎是佛徒自己的修持組織，但亦是口頭宏法的一種方式，因為大眾一聞到念佛的聲響，即悠然發生念佛之心，即時參加讚嘆隨聲念佛，或由是而學習念佛，而皈依佛法，這亦是宏法之一法。

(三) 藝術

佛教藝術方面，包含甚多，即如以上所述的文藝、戲劇音樂等均屬於藝術範圍，此外如雕刻、圖畫、幻燈電影等，亦屬藝術之一類，宜爾君在人生雜誌第五卷第九期所著的「提倡復興佛教藝術」文裏說道：「佛教的藝術『文』、『劇』、『樂』這三方面是相連帶的，為着宣揚佛教，將文字美化，將唱讚成音樂，將戲劇作成歌舞等，像這樣綜合藝術來宏揚佛法的第一人是馬鳴菩薩，要將佛教在今日新時代發展，不但古代的佛教藝術要復興，而且更要發揚，可見藝術對宏法關係之大，可以盡力應用來宏揚佛法的。茲將所述除已說過的文字戲劇音樂等不再述及外，特就雕刻圖畫各項分論之：

(1) 雕刻

佛教的雕刻佛像無論木刻石刻，大大小小，均極精美，其藝術之莊嚴優美，世界各地都有名的，這些佛像在寺廟裏面，固然可以看到，即在崇山峻嶺，奇岩峭壁，到處都可以見得，使人一望而生敬仰之心，或向之膜拜而起信，或對之讚嘆而景仰，這就是宏法之一種藝術，我們宜珍視而發揚之，以為宏法之一大助力。

(2) 圖畫

佛教圖畫，亦至精美，而且繁多，都可以為宏法之助，佛教圖畫之有名者如各種佛像圖，「六道輪迴圖」，「西方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圖」，等種種都很精美莊嚴，成為優美的佛教藝術，使人們看到歡喜讚嘆，悠然嚮往。

(3) 幻燈電影

用幻燈電影來宏揚佛法者，近代始漸漸開始應用，將來逐漸推廣，當然收效甚大，近日美國電影事業公司亦已拍攝佛陀成道記等鉅片，如果製攝良好，當獲世人歡迎廣收宏法之效。

(4) 佈施救濟

佛教以慈悲為本救世利他為懷，故對於佈施救濟事業當盡心盡力而為之，同時這種佈施救濟事業係屬以事實行動來宏揚佛法，使眾生感動甚大印象甚深，小而戒殺放生，大而佈施救濟，到處都表現佛教之慈悲救世精神，令人起敬生信，悠然皈依佛教，尤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的救世精神感人最深，所以有家家觀音之語，此可為宏法佈教之偉大表率者，南亭法師在人生雜誌第六卷第十一、二期所著「六年來中國佛教的成就」一文裏面有說：佛教以慈悲為懷，慈能興樂，悲能拔苦，這含有救濟與化導兩種功能，在宣傳方面，佛教以化導有情為主體……在救濟方面，中佛會曾發生過領袖的作用。可見佈施救濟，亦為宏法的重要事業，佈施即是救濟的性質，有以法力佈施，有以財物佈施，有以醫藥佈施，種種方法不一而足，總之以事實行動來救濟眾生，這亦是宏法的一種辦法，而為佛教同人所應努力的，最近圓行法師在香港除

盡力宏法外，更發宏願籌建佛教醫院，以救濟貧病大眾，這種偉大抱負，實屬佛教救濟佈施之最需要的事業，希望大家盡力幫助他，以完成他的宏願，以救濟貧病大眾而達到我佛慈悲救世之目的。

(丙) 論 結

綜上所述，可見佛教宏法事業的重要性和怎樣去宏法的方法，雖然未能包括宏法的一切問題，但也可窺見，宏法的一般事項，希望佛教會能够領導起來，計劃整個宏法辦法，通知各地佛教團體和各佛徒認真去實行，其次希望各佛徒對宏法事業認真協助去做，有錢的盡量出錢，有力的盡量出力，不可敷衍塞責，須知宏法事業是佛門弟子應有的職責。又佛教注重修行，行即有用，六祖壇經有云：「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又云「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故宏法即修行，宏法即應用，不可不倍加努力去宏法事業，以達到佛教救世利他底目的，況且現當共匪邪說橫行，共魔侵略世界的時候，我們應依佛教救世利他的精神和實行救國的三民主義，以打破共產邪說，消滅共匪橫行，拯救生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廣慈法師有言：「以法忘軀的志願，從事宏法事業，使佛教獲得了新的生機，走向近代化的康莊大道。」筆者不敏，願以此語與眾共勉之。(完)

第九卷第六期收支報告

收入部份

一、讀者捐助	五二〇.〇〇
一、董事費	二〇〇.〇〇
一、訂售刊費	八一〇.〇〇
一、上期結存	一八八二.八四
共 收	三四一二.八四

支出部份

一、支印刷費	一四〇〇.〇〇
一、支鉅版費	二二〇.〇〇
一、支附件	一〇〇.〇〇
一、支編輯費	二〇〇.〇〇
一、支郵資雜費	二八〇.〇〇
共 支	二二〇〇.〇〇
結 存	一二一二.八四

聞思集

· 煥僧 ·

七 談老病死苦

老、病、死，是八苦中的三種，因為人類未能深刻瞭解它給予本身帶來的威脅之大，痛苦之深，在老、病、死未降臨之前，往往多是漠然視之，怡然處之，根本就沒想怎樣把它解決掉，以免後患。可是，一旦這可怕的老病死魔襲進了這具五陰之身，竟又手足無措，惶恐萬分，甚至於喊爺叫娘了！俗語說的好：「各人吃飯各人飽，各人生死各人了」，呼爺叫娘，只不過藉以安慰自己的恐怖心情而已，自己的苦惱，那又是爺娘所能夠代替的了！有大智慧的人，他絕不作那些無益的呻吟，他能以超人的慧眼先徹見老病死的本源，而後提高警覺，時時處處不斷努力於勸滅老病死的工作，所謂：「此是苦，我已知；此是樂，我已斷；此是滅，我已證；此是道，我已修」。這樣，到了身壞命盡的時候，他能從容不迫，有恃無恐的樂意捨壽。如佛遺教經說：「我今得滅，如除惡病，此是應捨罪惡之物，假名為身……何有智者，得滅度之如殺怨賊，而不歡喜？」話雖如此說，這畢竟是大智聖者的境界，而那又是愚癡無知的凡夫所能夢見？不，凡夫如能够依着佛陀的言教認真奉行，一樣會到達「身苦心不苦」的地步，不過，須要發常遠心，精勤修持纔得。

不信，請看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就是因為見了老病死的可怕，才唾棄了太子的尊貴，摒除了人間的五欲，而出家修道，成佛度衆生的，此事經律上均有詳細的記載，爲了使讀者易於明瞭起見，現在簡略的照經文的意思寫出一點，作爲供養：

有一天悉達多（佛未出家前的名字）太子，坐在莊嚴嚴好的車子上，到都城東門外出遊，無意中遇見一位髮如白雪，面似鵝皮，脊背僵僵，拄杖緩行的人，太子忙問趕車的人道：

「這——指個像者，是什麼人？」

「是老人！」趕車人答。

「何謂老？」太子問。

「年耆根熟，形色變衰，起坐苦極，壽命無幾，故謂之老。」趕車人答。

「老，我可以避免嗎？」太子問。

「不可以！」趕車人很有信心的搖搖手答。

太子一聽自己也不能避免這稱可惡的老像，內心很不高興，急命趕車人把車子趕回皇宮。

又有一次太子坐在車上出門遊覽，湊巧又遇見一個形體羸瘦，倚門喘息的人，太子又問趕車人道：

「這又是什麼人？」

「是病人！」趕車人答。

「何謂病？」太子問。

「四大增損，飲食不能，氣息羸弱，命在漏刻，故謂之病！」趕車人答。

「病，我可以避免嗎？」太子問。

「不可以！」趕車人同前一樣的口吻回答。

太子一聽自己又不能避免這可厭的病苦，內心尤覺不快，這樣一來，遊興全消，又命趕車人把車子趕回。

隔了些日子，復出西門遊覽，嘿！神差鬼使似的頂頭又遇見幾個人抬着一具屍屍，在車子前面經過，後面還有不少的男男女女跟着哭哭啼啼，狀甚淒涼！太子又驚慌的問趕車人道：

「這是什麼人？」

「是死人！」趕車人答。

「何謂死？」太子問。

「氣絕神遊，無所復知，棄之空野，常離親戚，故謂之死！」趕車人答。

「死，我可以避免嗎？」太子問。

「不可以！」趕車人又堅定的搖搖手答。

這一下子可真把太子嚇住了，他想，我雖貴爲皇子，富麗尊嚴，而不能逃出老、病、死等的魔掌，不是同平常人沒有甚麼差別嗎？有，那只是短暫的物質享受罷了！他在歸途中這些問題不斷的在腦海縈迴着，愈想愈覺鬱悶，愈鬱悶愈覺老病死的可怕！正行間，迎面走來一個觀地而行，形儀安詳的人，太子問趕車人以後，知道這位是出家修道的沙門。

於是太子滿腹愁雲盡散，決定拋棄世間的一切享樂，削髮染衣，走入山林作一個無罣無礙的清淨沙門。

你能料想得到嗎？這麼一位皇宮太子，數年以後即突破了二種生死的樊籠，踢翻了五住煩惱的窠臼，而成為婆娑教主，三界導師，黑夜明燈，苦海舟航了！

古人云：有爲者，亦若是。我們的釋尊因見他人的老病死苦，而體會到自己的老病死苦，由於體會了自己的老病死苦，毫無顧惜的拋棄了五欲之樂，削髮染衣入山苦修，終於在菩提樹下證得無上正等菩提；之後，又時而天上，時而人間，以無比的悲願，做着普度衆生的工作，所謂：「應可度者，若天上人間皆悉已度，其未度者，亦皆已作得度因緣」。我人雖生逢末法，所幸既得人身，復聞佛法，如體「念衆生苦（自己也包含在內）」，發菩提心，相信於不久的將來，定能完成佛陀一樣的偉大行願，而成為二利具足的覺者！本僧雖業重障深，苦惱無似，亦願追隨諸大德之後，勉力行之。



塵梵隨筆 (續四)

·陳師滑·

唐宋視嶺表為蠻荒之域，與現代粵東為文物薈萃之區不同。聞蘇東坡貶惠州刺史時，諸侍姬盧維生還，不肯偕行，獨朝雲慨然相隨。

蘇至惠州，經營西湖，為消暑勝地，湖有蘇隄，其遺蹟也。嘗有詩云：「日暮荔枝三百顆，終身願作嶺南人。」朝雲卒於任所。彌留之際，常誦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之偈。蓋生有夙慧，持金剛經終身不輟者。既歿，葬湖畔。墓距惠城二公里，明清以降，騷客文人，頗為修葺，處蔓草荒烟中，仍與湖山輝映成趣。墓亭題咏者頗夥，惜不復記。余丁亥秋旅居惠州兩月，得遊其地。

豐順丁日昌，清末廩生。少居湯坑太平寺讀書，屢應鄉試弗舉，貧無以為生，赴惠潮嘉道署擊登聞鼓。道員某召進，詢知其故，命掌記室，歲致廉贐，資以為活。丁擅刀筆，頗具諷解，屢為當道器重。會國藩以在野侍郎，募湘勇與太平天國抗衡於湘贛間，徵求戎幕佐貳，得丁，昇以機要，以軍功保舉至兩廣總督。清代幕僚，得為開府，推丁一人而已！某年自京回鄉，重游太平寺，題楹聯云：「古佛今重參，三千里外初歸客；梵刹依然，四十年前此讀書！」字頗豐潤蒼勁，太平寺位於湯坑郊外三公里許，乙酉夏，余曾一至其地參禮。聯影楠木，湊金字，懸諸殿旁，歷數十年，宛然如新。

佛說無量壽經卷下云：「世間之事，更相患害，雖不即時，應急相破，然含毒蓄怒，結憤精神，自然尅讎，不得相離，皆當對生，更相報復。人在世間，愛欲之中，獨生獨死，獨去獨來；當行至趣苦樂之地，身自當之，無有代者。」印光法師嘉言

錄亦言：「親屬之間，皆為夙生互有恩怨，來相酬對，緣至則聚，緣盡則散。」世俗誤認親屬福禍，可相轉移，因而忘恩負德，一再使用禁呪邪術，以圖嫁禍實惡，或爭奪攻地方向，骨肉之間，形同水火，積不相容者多矣！斯皆一念私心，有以致之然，違背教理，悖逆倫常，莫此為甚。天道有知，不特無以副其所望，且徒見其自招未來世之惡報而已！

萬善先賢集引感應篇圖說言：「廬陵吳唐善射獵，常携子同去，遇鹿與麋遊，唐射麋斃之，鹿悲鳴而去，唐伏草中，伺鹿出紙廳，又射斃之。俄又逢一鹿射之，矢中其子，唐抱子哭，聞空中呼曰：「吳唐！鹿之愛子，與汝何異？」驚視間，忽一虎躍出，搏之死。」人殺兩鹿，償鹿兩命，天道以人齊於鹿矣！地藏經言：「昔摩耶夫人問地藏菩薩，何謂無間地獄？菩薩答言：『不問男女，或龍，或神，或天人鬼畜，悉皆受之，故稱無間。』」天人造業，罪齊鬼畜，是地獄之設，非專為常人明矣！業報之債，人可齊鹿，天可齊畜；信知天子犯法，庶民同罪，天道無私，果報亦無私也。

頓悟要門論附歷代儒者參禪考云：「南陽忠禪師為唐肅宗國師。肅宗問云：『如何是十方調御？』師起立曰：『識乎？』帝曰：『不會！』忠曰：『與老師過淨瓶來！』」又云：『唐代宗詔道欽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道欽同南陽忠在內廷坐次，見帝駕來，欽起立。帝曰：『師何以起？』欽曰：『懷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歷代沙門不禮王者，律有明文，其分庭抗禮，非故為驕恣，實秉訓耳。

韓文公退之以諫迎佛骨一疏，自京師貶潮州刺史。至州，頓悔奏辭孟浪！一日，訪大嶺禪師求示

佛法，師良久默然。文公問措。時三平為侍者，敲禪床三下。文公詢何意？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個入處。」所謂定動者，證入法界差別現象也；智拔者，由悟解而斷惑證真也。是乃由行起證，非先解後行者，禪門與教派之異，厥惟在此。

故友林笠雲，甲戌年間集諸文友結春草詩社，出版鴻雪留痕集，社友十餘人，余其一也。印五百冊，轉降為人索盡。

守培法師楞嚴經妙心疏自序云：「今之佛徒，提倡法相，已無存焉。先是林琴澄海某氏女，未幾賦此離，林作綺懷四律見志，私者頗夥。旋得蔡淡君，結稿後舊情未忘，以詩付梨棗，記其一首云：『悵悵江樓對暮霞，吳鄉濁酒不須除。孤鴻難幻雙飛影，獨日偏能兩地斜；漫道蕭娘容已瘦，應知潘岳鬢將華；可憐回首訖江上，無復重看解語花！』又咏落花一絕，末兩句云：『紅塵十丈塵千尺，法眼觀來總是空！』極富禪味。兩詩寓意相悖，並刊一冊，足見游戲文章無賴之一斑云。

慈航法師遺集釋疑篇引一行居集云：「明王文肅公錫爵女魯陽道人，少奉觀音，夢大士引見西方七寶蓮花座。又有一日，大士現三十二相，問好否？答曰：『好。』問愛否？答曰：『不愛。』問：『既云好，為何不愛？』答曰：『弟子聞經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士喜動顏色。』佛菩薩應化事迹，多為啓人悟解，道人答語弗希旨，菩薩聞而色喜，不以其語為慍，從可知其化導之誠。

學佛者明教理不明實踐方法者，如有目無足，能解不能行；明實踐方法不明教理者，如有足無目，能行不能解；明教理復能實行者，如有目有足，可以入道。

我的學佛因緣



賢慕

我究竟是怎樣被業力拉到這個惡濁而陌生的世界來，直到現在，我還是感覺莫明其妙！但自從我跨進這個世界，已是足足度過二十三個春天了。在這不算短的二十三個春天中，我不是個天賜的幸運兒，我的人生歷程是不幸的。好在我於不幸的境遇中，尚能找到人生的正確道路，不致為罪惡的激流捲去，而墮入可怕的歧途，這應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我原出生在都市一個小康的家庭裏，弟兄很多，一共有三男五女，我是排行在最小的一個。當我出生的時候，母親已是四十三歲了。那時，母親自付年事已高，怕乳哺不足，不易育我成人，於是割愛把我送給鄉村一個農人撫養。養父的家雖不算富，但由於養父的樸實勤儉，及養母的精明幹練，苦耐勞的協助之下，生活還過得相當美滿。可是好景不常，在我四歲的時候，養父竟不幸突然去世了，這真是個晴天霹靂！從此，留下了養母，和我們兄妹三個人，家庭的經濟，不消說是一天比一天地窘迫起來！一家四口，全靠養母一雙萬能的手，給人家做衣服，辛勞換來的一點工資，維持生活。這段日子，所謂「捉襟見肘」，當然是够清苦的了。在這極苦的家庭中，我雖是個養女，但慈良的養母，不僅不把我視為養女，而且愛我之深，有勝骨肉。到我八歲的時候，就送我上小學。她沒有丈夫，全憑她老人家血汗換來的一點錢，除供給一家老少的生活外，還要節衣縮食栽培兒女受教育，像這種典型的養母，在目前的薄情的社會中，不僅少有，而且實在太偉大了！所以我在養父去世後的一段歲月，物質生活雖極清苦，但由於養母無限的慈惠，我究竟還是幸福的。然而命運好像有意捉弄人似的，因為養母平時為家庭，為兒女，往往忘餐廢寢，受諸生活所磨折的關係，終於積勞成疾。那時我剛上小學六年級，再四個月就要畢業了。可是見到養母的

那時候，如山崩海裂，使我悲痛欲絕，養母在時，我永遠像個初生的嬰兒似的，倚偎在慈母的懷抱，沐浴著偉大的母愛，生活過得多美滿，多幸福啊！可是現在呢？與我相依為命的慈母突然去世了，我頓然成爲一個無依的孤兒，這怎能不使我哀痛！經了這一次的打擊，我對人生之味極了！茫茫人海，何處是我安身立命之地？而世間又到處充滿險惡，虛偽，欺詐……今後靠誰？誰又能靠得住呢？想到這裡，我更感到孤獨與恐怖，我就好像跌入黑暗的深淵，彷彿迷了路的夜行者，在黑暗中摸索，而渴望著光明的指引，如是經過三年，終於否極而泰來了。有一天，我不知怎的，心裡苦悶得實在熬不住了，很想回到生母家裡去走走，一舒心中的積鬱。回到家裏，母親正在看書。母親老人家一見我回來，就有說不出的高興，立即放下書本，慈祥地招呼我坐下，問長問短，問了許多話。之後，母親仍然拿起她的書本，看的那麼入神，那麼津津有味，我覺得很奇怪，還以為母親在看小說呢！後來一問，才知道老人家是在看「百歲修行經」。什麼叫百歲修行經呢？我一點也不知道，由於好奇心的驅使，我於是隨即走到母親的面前，跟著母親一起看，看到「慈山大師警世詩」當中的：「世界本來稱缺陷，此身焉得不無常！春日纔看楊柳綠，秋風又見菊花黃；榮華總是三更夢，富貴還同九月霜！老病死生誰替我，酸甜苦辣自承當！生前枉費心千萬，死後空持手一雙；悲歡離合朝朝開，壽夭窮通日日忙！休圖勝也莫爭強，百歲光陰戲一場！一刻戲房嬌嫩嫩，不知何處是家鄉！」的一段詩文後，使我茅塞頓開，我好像黑暗中見到一線光明。（依佛法的正義說，這還只是一本普通的勸善書，我却因它的啓示而得信佛），這真是個意外的收穫，使我內心的欣慰，真非這枝筆所能形容。此時我感覺我已得救了，我已有了依歸，再也不感到孤獨了。自此，我下最大決心，要求母親允許我皈依佛門，做佛陀一

個忠實的弟子。因母親是個虔誠的佛教徒，所以對我的要求非常歡喜，毫不假思索就答應了。記得舉行皈依那天，還是母親擇定觀音菩薩的成道佳日領我去皈依的。那是九年前（民國三十八年）的事了，那時我才十七歲呢！本來母親的意思，只希望我做個在家的佛教徒。在家學佛，既可以和她老人家作伴，又可以幫忙照應店裡的生意。可是我反對，因為我覺得既做了佛教徒，就得懂佛理，要懂佛理就得研究佛學。否則，不懂佛理，不知如何依教奉行，盲修瞎練，又何貴乎信佛？因此，我立志要出家。始初母親不肯答應，後來經我的再三懇切要求，終於慈悲答應了。

出家，出家！滿以為出了家可以專心一志地研究佛學，奉行佛教了，誰知出家之後，因寺裡的經濟關係，不是終日為人做經懺，做法會，就是終日為應酬施主，香客，忙得不亦樂乎，那來的時間讓你研究佛學？真所謂：「未著袈裟嫌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使我大失所望！

到此田地，除嘆命苦外，只好隨緣消歲月了！光陰似箭，一溜就是數年。這數年的太妙光陰，可說是糊里糊塗地空過了，現在想起來實在有點可惜，尤其是想到出家這麼多年，對佛理還是一無所知，更覺苦惱和慚愧！可是別人還以為我是學有專長的飽學之士呢！例如會有一天，我因事去臺北，在回來的車廂裡，突然有一個坐在我旁邊的男士，很禮貌地問我，大師傅！你是位出家人，我能請教你一點關於

佛教教義的問題嗎？我很早就想信佛了，但總是無機會……。」我被這樣意外的一問，慚愧的無地容身，不知怎樣回答才好。最後，我終於鼓起勇氣，以逃避的口吻隨便回答他說：「不錯，我是出家人，可是我是初出家，對佛陀的道理還不大了解，只知道佛教很好，能淨化身心，能醫治衆生的心病……」，接著我順便把我信佛出家的經過對他說了一下，他聽了之後，似乎明白信佛確有很大好處，於是向我說了聲謝謝，我們便下車了。回到家，想到剛才的難題，雖已應付過去，但由於慚愧和不要的情緒的襲擊，使我臉紅耳熱，精神感到異常痛苦。原因是：我顯然是自欺欺人，故意說謊！因為事實上我已出家多年，祇是環境不允許我好好地研究佛學罷了，以致造成像我這樣一個對佛理一無所知的「啞羊」。（也許由這樣環境，造成像我這樣的「啞羊」多着哩！）而無故給佛教丟人！要是再這樣胡混下去而不及早醒覺，我將如何對得住佛教，及對得住良心呢？「知恥近乎勇」，由於慚愧心的策發，一向懦怯的我，此刻反而堅強起來。我覺得有竭力擺脫經懺，應酬等等的桎梏，專心研究佛學的必要，於是我毅然地向師傳表白我的心願，要求師父慈悲答應我出外研究佛學的要求。但師傳始終不肯答應，始初我以為她老人家是怕我增加她的負擔的原故，於是告訴她：求學期間，一切費用，母親答應全部給我供給，用不着師父操心。可是任你怎樣說，她總是不肯，這使我異常失望，也使我大惑不解！

住持佛教（不是住持寺院）研究佛學，進而推動佛化，不正是出家人的天職嗎？師傳憑什麼理由不讓我研究佛學！至今我還找不出一個可能合理的答案。但我不能把我的大好光陰，都向無謂的應酬或經懺中埋葬而做一輩子的「啞羊」！結果造成被人譏為「一盤寺滿街的肥頭胖腦的齋僧尼」，而令我們世界最偉大的宗教之一的佛教，白白被我們一般不學無術的不肖教徒沾污而蒙受受害，這是多麼的不值！我不能作佛教的罪人，西哲說得好：「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既不能兩全，因此，我只好違背師傳的慈命了。

時光如流，一學期很快就結束了。放暑假的時候，我懷着滿腔愉快的心情回到寺裡，打算度過暑假，然後再出外攻讀。可是說來真可憐，師父一見我回來，就好像與我有仇似的，臉色突變，表現的老大的不高興！我知道這是暴風雨欲來的預兆，內心極感不安！結果，果然被斥責了一頓，最後她更斬釘截鐵地說：「要在我這兒住，就得接受我的約束，遵守本寺的規矩，否則，不能遵守寺規，而自由到外面求學，那我是不能容納的。這番話，使我傷心至極！我再三反省，始終找不到出外求學，是犯了寺規的理由；我更不相信一個堂堂的佛教寺院立有：「不准教徒研究佛學（或出外研究佛學）」的規定。縱有規定，在本寺也應有人指導研究才對。今寺中既無人或不能指導，又不讓子弟出外參學，何必引導他們出家？出家不研究佛學，奉行佛教，推動佛化，出家

所為何事？難道出家就是為衣食而忙碌嗎？難道忙忙碌碌應酬就是出家的意義嗎？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總之我深深地感到，我此時已無出家的資格，不配作我師父心目中的出家人。我師父心目中的出家人：第一要善做經懺，第二要有流利的口才招待施主，與施主周旋。我呢？很慚愧，在二大條中，一樣也沒有，事實上對此也不感興趣，因此，我自然落選，自然沒有住在本寺的資格了。不得已，我只好回到生母家裏去住。但我並未因此而灰心，或氣餒而改變出家的初志，相反地，逆的增上緣，只有增強我的信念，這股不可抗衡的信念，支持着我，鞭策着我，使我更奮發努力了！尤其是現在由於印導師的慈悲，為適應有志的初學青年佛子，而在福嚴精舍增設初級班以來，我才真正受到佛法的薰陶，領略到佛法對人生的啓示，受用研究佛法的無上法樂！因此，我的人生觀更正確了！我發願：我要盡形壽而研究佛法，盡形壽為開

祈求

把隆腫的身軀，
筆挺地跪在神的面前，
獻出韶媚的笑容，
裝着無比的虔誠；
喃喃祈禱：
「如果，……。」
我將，……。」

揚佛教的真理而獻身！

寫到這裏，最感可惜的，就是一般寺院的住持者，還作着他們的白日夢：終日忙忙碌碌！經懺啦！應酬施主啦！把全部精神都用在這些無謂的地方，對佛教的教義反而不去研究，根本不知佛法是什麼，不知為什麼要出家？以及佛陀對出家人付以什麼使命？出家者應該奉行些什麼等等，皆懵然不知，結果弄成邪正不分，佛外（道）莫辨，以致清淨莊嚴的寺院，純正威嚴的佛教，變得光怪陸離，混亂不堪，「啞羊」充斥，價格低落，莫此為甚！如此佛教，如此「僧寶」，怎能不被社會輕視？被異教徒排斥呢？說來真够痛心了！

最後，我要呼籲：寺院的領導者，放下你的化緣簿子，打開藏經來研究研究吧！為下一代以及為佛教的前途計，鼓勵你的子弟研究佛學吧！是時候了，是反省的時候了！醒醒吧！寺院的領導者！

·泰·

然後，帶着欣喜的微笑，
昂然，走出了廟門。
從此期待着幸運的降臨。
但是，沒有正因
的種植，
永遠也不會有
外的收穫！



寶島遊踪

· 清 曼 ·



阿里山紀遊

從奮起湖（上文云：車抵K站，匆忙中忘記該站名，茲查日記，知名奮起湖，乃改之。）上阿里山，倘須兩小時餘；入山證，就在該站檢查。

兩小時後，到了神木站。神木，是山上最古的名蹟，每個遊客，到此無不懷興瞻仰。神木圍丈三四公尺，高約五三公尺，據說它已有三千餘齡；若它是人，則可算得上是上帝的祖宗了（愛因斯坦說：一個人能活得四百歲，其經驗所得的知識，就是世界的上帝，這麼說來，不是等於上帝的曾祖了嗎？）車在此，僅停兩分鐘，沒暇多看，只得留待後面再敘。

沿途神木不少，兩千年紀以上的，照我看，至少有七八棵之多。一會兒，到達了終點阿里山站，遊客們陸續下車，爭先恐後的，各尋旅社休息。

我同智渡師提足先登，把行李歇下旅社，不稍休息，就打聽遊覽景地。

旅社前走下，約十分鐘就到了三代神木。三代神木，似是一樹砍伐兩次，復生而成的。這三代堆在一塊，說奇特吧，並不見得。第一次砍掉一半，樹根未除，自然會生；第二次再如是，伐下的木放在地下，經過一番水氣蒸化的作用，再從該木生出一枝，這也非難，於是就成了某些人認為神奇的三代神木了。

三代木過去，即是國民學校，校前有一博物館，內藏山胞古時所用之物，及山上獸皮。館不大，物也不多。後面又有一植物園，植物種類不多，多櫻花。這時櫻花盛開時節已過，剩下的，只是黃臉婆娘了。植物園下，另有一寺，做慣了和尚，懶得看寺

，這大概是自然的現象。尤其像臺灣許多神不神，佛不佛，土地不是土地廟，道觀不像道觀的寺廟，實在令人却步。還好，在這山上有間叫寺的，究竟難得。於是在寺前也攝一張相作紀念。

白雲寺返，仍經國校，國校右有一石碑，為紀念一日人而建，日人何名，未錄。石碑上側，乃大聖殿。殿後還有一樹，若以高大相比，神木不是某一樹的專用名稱，那麼它也可叫做神木了。

從這兒向下，大約一刻鐘，復到連神木站；這回可要把神木看清了。先在軌道上，兩人互攝一相。然後，登上神木旁的亭台，亭內刻一石碑，寬大數尺，詳記神木年代，並以詩頌之茲錄於此：

「阿里山中有神木，三千餘年聲。然蟲豸蒼鬱，朝聞鴻濤徵李凌霜，挺大谷根擎怪石，蟠龍蛇節駭蒼苔，棲鴻巧披群英，勢橫空石身正直，姿

拔俗排雲御氣涵太虛，嘯雨吟風化山岳，百人合圍千尺高，俯視衆木皆抱足，獨立不移見骨氣，萬古長青贊化育，山有主木尊為神，……朝霧沖開迎日光，暮霞飛去落星宿，風生枝動翔鳳鸞，雨淋峯巖鹿，春花燦爛道清芬，秋月皎潔深潭綠，天地正氣留此身，萬劫不屈服老幹……立地頂天光國族。」

神木頌為嘉義縣各界慶祝總統蔣公六秩晉七華誕立石紀念，時在四二年，十月卅一日，何志浩撰。

看畢神木，沿來路回，半途，又折向左岔路上，遊姊妹潭。

姊妹潭，在相片上看來，風景極美，然抵潭一眺，不過如是耳。遊罷姊妹潭，山上景緻已大約遊過十之七八了，我倆雖尚未感覺疲倦，但天色漸晚，乃回旅社休息。

傍晚，太陽西落，恰與我倆房間的窗戶相對。日落，是山上第一絕景，正可一飽眼福！

最初，雲漸漸湧，漸升，高低不一，慢慢地接近日落，這時真辨不出是水是雲，波濤洶湧，真似海潮一般。夕陽延至一時半始落，我拿相機，照準這最後一瞬，等待它剛沉到海里一半，就「拍打」給它一拍，可是，望穿了滿眼秋水，都不見來這麼一著，似乎她倆害羞表演這一美麗

的甜吻。

次晨，四時許，智渡師已先我而醒，盥洗好，就準備登峯看日出。招待小姐說我們過早，五點半去不遲。昨夜，我們原計畫請一小姐帶路，到

今朝一想，不用了，那麼多遊客要去，我們跟着就是，何必花那筆冤枉錢。

五點半到了，團體旅行由臺灣旅社做嚮導，故甚為熟悉時地，他們前走，我們後隨。但不巧，那位嚮導先生還在夢中，走的走的不知他走到那兒去了，弄到大夥兒都走入窮途，結果群龍失首，又折返原來的路上，這時筆者却忽像看了一張地圖，竟自然而然地走前找到了正途，既近且快，不用電光，不用摸索，我們與幾個阿兵，以為去得最早，誰知當我們到達目的地，已經有人先去了，可見他們比我們更早。那時，天已大亮，站在那兒的遊客，個個像到了冬天，兩肩發抖；年青的學生們，許多做着運動，以作抵抗冷氣。

大夥兒漸漸齊了，太陽仍未見出，這竟變成高山不如平地了，看腕錶已將六點四十，對面一座高山阻住，晨霧又一層一層蒙蔽，難怪它沒法和我們見面。

說起阿里山的日出，我真要擱筆搖嘆，要不是好奇心重，你要我的命，我也不願再去；比起故鄉南岳祝融峯的日出，真不知要差多遠。那是一變再變而出，初如鐵爐燒着的火紅的鐵水，輕輕的盪着，然後慢慢大，慢慢變，隱隱，金光萬丈，耀人眼目，煞是形容不出的好看。這兒呢？僅火紅一團，突的一下跳出，後就高升了。

回旅社，稍為休息，吃罷早餐，就去店裡買點紀念物品，作為不虛此行罷了。

十時許，乘原車下山。



非非

慈非

月亮還沒有升起；西方的一線餘輝，仍能令人憶起日正當中時候的宛感。寒暑表上的水銀柱差點兒衝破玻璃管，華氏九十度！華氏一百度！華氏……熱呀！熱呀！

雲峯寺大雄殿脊上的琉璃鸞龍，也在喘呼着最後的一口氣，整天的在太陽曝曬下的綠琉璃更加光亮了，油滑滑的。客堂門前的一株鳳凰尾，葉子垂低着頭，好像是在靜靜地禪思；一絲絲風都沒有鼓動，氣流呢？牆腳下一隻長毛狗，約有四寸長的紅舌頭仍在吐着。

名混老和尚，已經把他弟子非非的骨灰，寄放到附近雲峯寺的納骨塔中去了，事情辦完，他懷着悲愴的心情，離開了斯守四年的非非。

「我想我一定要比非非先死的，不料可怕的肺結核先扼殺了非非的身體。」

名混老和尚在走向自己的茅蓬路上，要經過一片稻田，長長綠綠的稻穗都透出金色。名混老和尚老態蹣跚的步法，他在一邊走一邊想。

西方地平線上湧出一團濃厚墨黑的雲彩，掩走了殘剩的光輝，天地間即刻變成一個奇異的光明。

「迴光返照！」

「迴光返照！……」

名混老和尚在自言自語着。轉瞬間光明便消失了，灰色！黑色！漸漸的攪攪來。黯淡的！模糊的！在塗抹着大地上的一切景物。

「師父！佛教有二千多年的歷史，有着廣大的信眾，有着高深而普遍的義理，有着數不清的大德學者，為什麼緣故沒有一部組織嚴密像點樣的佛教史呢？」

名混老和尚的耳邊又聽到非非的追問，他一慣是喃喃的答不出來。

「這！這！……」

他的嘴邊掛出一絲絲的笑容，非非也在天真憨態的笑了！可是現在非非呢？一團烈火換來的是些許骨灰。那個天真可愛的孩子呢？……其實非非死時年紀已經二十三歲了，名混老和尚還看他做一個孩子。西方的那團黑雲彩在擴大！在升

會點頭，當然黑雲彩的湧起，也不一定會靠着風來推動啊！」

他自己正在解繹着，忽然吹過一陣熱風，稻田裡隨着掀起波浪，稻葉間的摩擦，唧唧的做聲響。

「不對！不對！雲湧還待風起的。」

天地間萬事萬物的生長或歸於消滅，都是為因緣所決定着！所左右着！誰也不能自主啊！因緣而生，因緣而滅，這才是解繹宇宙萬有的通則，願撰不破的道理啊！它將永恒的存在。

名混老和尚站住脚，回過頭看看插入雲表的納骨塔——存放着非非骨灰的納骨塔。

「阿彌陀佛！非非……」

他激動地搖一搖頭，整個身體都在抖擻着。

「XX市的一個齋堂也來恭請過我和非非去做主持的，那裡的飲食飯菜總是好的多，起居也方便。」

「師父！不要去，我們是佛陀文化的發揚者，佛陀文化是屬於山野的，森林的，鄉村的。是和大自然接觸的，是和整個宇宙相融的。師父！我們不要效法那些西洋經院派的哲學家們吧！他們身在輝煌建築物的圍牆裏面，坐在客廳舒服的皮沙發上，冥想着宇宙真理，幻構着宇宙真像。他們不知道和宇宙真理，真像隔離了多遠呢！」

非非好像一位弘宗演教的大法師了。

「師父！佛教為什麼沒有一部組織嚴密的佛教史呢？」

「因為印度是個不甚重視歷史觀念的國家。」

「師父！可是佛教並不等於印度啊！」

「中國不是有高僧傳嗎！」

「那怎能稱做佛教史呢？」

「還有傳燈錄。」

「那祇是禪宗的家譜和遺囑。」

「那，那就等着你來做這件功德事呢！」

「師父！……」

又是一陣風，吹過一片光亮。啊！是月亮出山了，潔白清涼的光明到了東方，炎熱的暑氣已經不見。名混老和尚抑制住自己的感情：

「不再想了！不再想了！觀色如聚泡，如春天的陽燄，人生世事本來是無常的，人能有生，就免不掉死。非非當然也要死的，現在他死了不是很好嗎？不再想了！不再想了！」

名混老和尚緊走了幾步，終於走到自己和非非相斯守四年歲月的三間茅蓬前。他把右邊一間的門用手推開，這扇搖搖欲倒的門，吱吱的在做響。從東面的窗間射進些微淡的月色，照到靠窗下面的一張未曾塗漆過白木板釘成的桌子上，桌子上放着有筆墨和一些書物，雜亂的橫陳着，顯得很久無人收拾過。藉着月光看這些書物中有：森帕爾女史著的地理環境之影響，英人丹不爾著的科學與哲

學思想史，R.G. Collingwood 著的人性與人類歷史，和高僧傳，佛祖統紀等等。由這些書看表示非對佛教史的著述，是有過一番雄心的。另外屋中只有一張木板床和一個矮櫃，再有就是徒然的四壁了！非非就在這間茅蓬度過了四年的青春韶光。

名混老和尚站在門檻外。一股陰濕發霉的氣息，立刻撲向他的鼻腔。「潮濕正是桿菌滋長的溫床。」他遲疑一下走進屋來，坐在木板床上，用手撫撫着被塵埃封佈已久的書物上，他好似捉住了非非肌肉寬滿的肩膊……

那是每當暮微初升，暮靄未收的時候，非非坐在小矮櫃上，俯在桌前專心的看着這些頗使他吃力的書籍的時

教乘法數徵求預約

這是研究佛學一部最完善的工具書，為補佛學辭典之不足。每一學佛者手持一冊，便能對佛學達到無師自通的目的。統觀此書有六種特色：一、搜羅完備，經歷代名家考校增訂，舉凡名相，無一不備。二、編輯精審，以小事而攝義，條目顯然，合符科學的方法。三、檢查容易，由一數二數至八萬四千，不需目錄，一翻即得。四、閱讀容易，每一法數，全用表格式排列，一覽無遺。五、解釋詳明，舉凡繁複的名相，一覽而明。六、攜帶方便，原書十二卷，影印精裝紙一巨冊，納入懷袖，隨時翻檢。用上等模造紙精印。定價每冊精裝六十元，預約精裝四十元。八月底出書。本省預約，請利用「人生雜誌」，八二五五「郵政匯款」，免費匯款。——通訊處：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中華佛教文化館啓

手一冊也。

候，名混老和尚常走進來兩手抓住非非的肩膊：

「非非！不可用功太甚，佛教事業，佛子使命，重重難難，不能操之過急，身體還是要緊的，你應該休息了！」

「是，師父！」

非非把書本合上，回頭對名混老和尚報一個天真憨態的微笑。

「師父！我去煮茶。」

「不，還是我來吧。上年紀的人是常常活動活動的。」

「那我去汲水。」

一會兒，翻過一個土坡，非非挑了一擔水回來，紅紅的臉，是少年紅，並非酒蜜皮膚的紅或做了虧心事的自愧紅，微微喘着氣：

「小乘佛教思想論」(即將出版)

小乘佛教思想論演講法師譯，定於八月底出書訂價每部港幣二十五元，大元

全體佛法，從原始而小乘，由小乘而大乘，其思想具有其一貫性，吾人欲知全體佛法之體系，不可不於此致意。而從原始佛教思想進步到大乘佛教思想，小乘佛教思想實為其媒介。是以會讀原始佛教思想論者，不可不讀此書，會讀大乘佛教思想論者，尤不可不讀此書。本論確為原始佛教思想論及大乘佛教思想論之姊妹篇，宜佛法研究者，人手一冊也。

「師父！我們今天以後用水，前邊的一桶水做飯煮茶，後邊一桶水留着洗用。」

「為什麼？非非！」

名混老和尚用火種擊出火燎燃着易燃的黑炭，用力扇動着殷紅的火星，慢慢在擴大！擴大！

「師父！昨天我看雲林遺事上有一段記載，我們元明間大畫家倪雲林講求衛生的故事，書上是這樣說：光福徐達左構養賢樓於鄧尉山中，一時名士多集於此，雲林為尤數焉，嘗使童子入山擔七寶泉，以前桶煎茶，後桶濯足。人不解其故或問之，曰：前桶無濁故用煎茶，後桶或為泄氣所穢故以為濯足之用耳。」

所以我們何妨學學大畫家講衛生

生呢！不過我這後一桶水可沒有為泄氣所穢，但倘後跟翻揚的塵土一定不少哩！」

「頑皮的非非！」

非非在學着他師父的口吻腔調。宜人的月色慢慢移向窗外，誰又把名混老和尚從深深的回憶中牽回到現實中來，茅蓬是更孤獨了，四野是寂靜的，靜靜的好像能聽到寂寞的言語了。

夜境深沉！西邊那團黑雲彩，不知什麼時候已遍滿了天空，微弱的月光也被吞食。這時天地間只是一團黑！

稿約

-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 二、凡佛學論著，教制改進，弘揚佛法之文藝，小說，散文，詩歌，隨筆，譯著等，皆所歡迎。
- 三、凡攻訐私人，幾諷漫罵以及自我宣傳等文稿，恕不刊載。
- 四、來稿請以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除特約稿外，請勿超過五千字。
- 五、來稿請書明真實姓名，地址，發表時用筆名，以便。
- 六、來稿請逕寄：「臺灣臺北中正路一六七五號普導寺人生編輯部」收。

茲承

(恕不稱呼)

- 一、董事張觀怡、蔡觀依各助廿五元。
 - 二、讀者、李本慈、劉董連琴各助壹百元。柯玉鳳女士助陸百元整。
- 特此寫謝

人生雜誌社謹啓

悔 懺

• 夢 谿 •



道上的小轎車，頓時，節節感到心裏雲霧散了。上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她好像失掉了什麼？又彷彿是個負債者，在她心底良心上，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內疚！

節節本來不姓湯，也不是節節的嫡親姊姊，由於抗日戰爭，使她們相聚了，同在一個偶然的因緣，使她們成了一對異姓姊妹。

那是十幾年前的事情，在一個冬天的晚上，呼呼的北風，送來了一對逃難的母女，那便是麗貞和她的媽媽，便離開了那個瘦長的中年婦人，含着淚沒有見過她的愛女了。節節以後再也沒有見過她的影子了。節節也就住在節節家中，那時節節十一歲，而節節却已才八歲了。

節節是個可愛的女孩子，雖是十一歲，但已經很懂事了；她終日靜靜地坐著，對於爸爸媽媽的一言一動，無形之中，就恭恭敬敬的，當然不久在無形之中，就成了爸爸的寵兒，而節節自此却被人冷落。

麗貞說良心話，這女孩子的心，到底較男孩子狹窄些，這好像是天生的。自從節節代替了昔日節節的地位後，她就變得孤僻多了，她不願意多看見家裏的人，除了整日坐在房間，望着窗外的白雲冥想，迎接了早晨的太陽，

接着又跟送着夕陽落山，她的日子活範圍小，見識淺，朋友們時時對勸節說：

「買回來的養女，又不是真正的大小姐，勸節，你怕她幹什麼？」

「勸節，你真像，怎麼？真小姐變成了假小姐了嗎！」

的波瀾動盪不安，她開始懷疑：「爸又媽，怎麼對我不如前了。」接着她又漸漸地對爸爸懷恨起來呀！」因此，勸節的個性是非常倔強的，自從她來了以後，她的脾氣，當湯家變得近乎人情時，他們也找不出們只得自己安慰自己道：「這個問題，他們會慢慢吧！別太性急了！以後大概幾年過去了。」這樣，轉瞬之間，就是幾十年過去了。

環境能改變一個人的個性，「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勸節的個性，由於湯家夫婦的放縱，她變得更沉默寡言，他的父母，莫可奈何！

廣州失守了，湯家全家舉遷海南，同年冬末，由海南又渡洋來到臺灣，因生活安定後，這兒一次難，而勸節對病軀生在家，過節一次，使勸節節節先生已尋找到一個安當的方心理糾正過來了，他想把勸節的方心理問，始終沒有找到一個安當的方心理的深夜裡，只有湯太太和兒女們早已入夢鄉了，翻來覆去地想，他想到什麼？

勸節，自己是他個教厚實的去了解勸節呢？問題越來越多，像春蠶吐絲般

牽繁來他的身心。想着想着，他的耳旁傳來了一種低微的聲響，於是自言自語地反覆低吟着：「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突然，湯先生從床上一骨碌地爬了起來，從窗簾望過去，勸節還沒有睡，她房內的燈光，仍然亮着，因此他輕輕地走出了房門，向勸節臥室走去，只見勸節伏在桌上的工作；勸節並沒有注意到房外的腳步聲，更沒有發現父親站在她的後面，勸節說：「勸節，這會兒，才親切地向勸節說：『勸節，你怎麼還不睡？』」勸節聽到了爸爸問她，回過頭來望了爸爸一眼說：「爸爸，你快去睡吧！這篇文章寫完了，我才去睡呢！」勸節再也不想理睬他的爸爸了，她又專心地寫她的文章。

「勸節，你先放下筆，我有話問你。」於是勸節停止了她的工作，用懷疑的眼光，在她爸爸的面上，尋覓答案。湯先生沒有理會那麼多，就用他那嚴肅的口吻，又像一個老師問他的學生：

「孔子一生的學說以什麼為中心？」

「爸爸，你問這個幹嗎？」勸節隨即反問着她爸爸。

「湯先生微笑了一下，接着說：『你先生做了一個，現在暫時把我當作你的老師，我問一句，你就回答我一句，好嗎？』」勸節聽了爸爸的話後，心裡非常愉快，她知道今晚少不了要吃大菜，但在「服從即孝訓」的道理下，她只得乖乖地回答爸爸給她的問題。

「爸爸，孔子之道，是否以『忠恕』一以貫之呢？」湯先生點點頭又問：

「中國原有的四維八德是什麼？」

「四維八德：就是體、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大同世界是怎樣實現的？」

「那是基於人類的博愛，即如孔

夫子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佛教徒，也應該知道！」

「爸爸，佛教的教理太多了，一下子怎麼能說得完呢？」颯節以爲爸爸，又在和她開玩笑了！

「不，颯節，你笑了！」

部的經典足可供給吾人畢生的研究，但它的主旨，是可以簡單的幾個字來代表的，你想看看，應該怎樣回答才對？」湯先生是個常在佛書中瀏覽的學者，他懂得多，而且對佛學的認識也比較正確；颯節沉思了一會兒說：

「佛教以慈悲爲懷的，它主張一個人能看得破放得下，便可獲得大自在。」爸爸：你是嗎？」湯先生很高興地笑着，笑得那麼自然，那麼真！彷彿他非常滿意有這麼一個聰明的女兒。最後，他收了笑臉，用訓話的口吻道：

「孔子既主張忠恕，釋迦世尊主張慈悲，照這樣看來，儒釋兩教，表面上好像是兩回事，其實，忠恕與慈悲却是一個整體的兩面，你是個三寶弟子，自己應該反省一下，你是個配做個標準的佛教徒呢？你應該細心地想一想，颯節雖然不是你同胞的骨肉姊妹，她比你大，你就得稱呼她姊姊才是，想不到你但不如此，反而仇恨你！你應記住：父母，這是什麼話？我希希望你以忠恕之道待人，亦是什麼話？我希看到你自己的臥室睡覺完了這番話後，便回到自己的一盞孤燈裡，以及一篇沒有完成的文着，她的發誓今後，一個細胞都充滿了歡意，她的發誓今後，一定改去那些惱敗幼稚得可憐的思想；然而，倔強的個性，和那不良好的習慣，使她表現得不能盡如人意！可是在她的心靈上，到早已洗滌那些不正當的思想去了良伴，颯節出嫁後，她才感到失去了良伴，爸爸對她也失望了……」

△△編後▽▽

我們爲求本刊更進一步地改進，所以在上期的編後記中，曾廣泛地徵求本刊作者與讀者們的高見；這一個月來，我們一連地接到本刊作者和讀者們的數十封來函，而每一封來函，對於本刊都提供了最寶貴的意見，由此可見本刊作者和讀者們，對本刊是如何的關懷與愛護。

本來編者想將各方來函，開一專欄刊登出來；可是本刊篇幅有限，不能如願以償。但我們今後絕對遵照本刊作者與讀者們，所給予我們的指示，漫漫地來實行改善，以便答謝本刊作者和讀者們的厚望！

本期如老法師又給我們寫了一篇「人生之生活論」；文雖然不長，而文中含意却甚深，喜愛讀老法師文章於讀者，又可一飽眼福；上期我們接到好幾位讀者來函，要我們多請醒世將軍作者寫文章，編者這次特請他爲本刊寫了這篇具有理論性的「理想的社會與美化的生活」一文，以應讀者們的要求；在寶島有弘法專家之稱的煮雲法師，這次他特將在

人身常愧

不知何時闖下了這生死的大禍！
世世漂流在五趣中如環地旋轉；
無量劫來骨骸逾須彌山，血流越四海水，
一直受着業力的支配，從來未曾歇息過。
幸而今生得遇萬物之靈的人身，
花花世界又無時不在誘惑我體。

性如

省佛會第二次佈教講習會的講稿，惠來本刊發表；這篇文章，是以他多年來的弘法經驗寫成，所以內容非常精彩；頭城念佛會會長成一法師，給本刊寫的「弘法人材的培植和分配」，是篇有見地的文章，讀者們應該響應他對佛教的見識；佛法雖廣大，但一切三藏十二部經典，總離不開這「因果」兩個字；孫清揚居士這次也應編者要求，爲本刊寫了「因果與人生」一文，讀者們讀了本文，不要忘記因果與人生的關係；「我的學佛因緣」，是本省的一位比丘尼寫的，編者校對此文時，曾受了很大的感動，內容如何，由讀者們自己去估價；「非非」一文，由海潮音大編者轉來，其因該文對海刊性質不合，特由本刊發表。唯該文作者，未署真實姓名，一時無從查起，編者只得作主以「慈非」爲名，並請作者原諒，其他許多佳作，不能一一介紹，由讀者們自己去欣賞！

本期因稿擠，「六波羅密多論」與「佛教前瞻與後顧」「我馬片斷」等諸作品，下期刊出，並向作者致歉意！

我們要戰兢地爲着自身而善護，
萬不可再一失足而遺恨於千古。
倒不要小視這四大幻合的軀壳，
我們還得要假藉它來任重載。
此界終究不是人身久寓的寶
所，
淨土方爲我們永恒的安樂
窩。



新竹女衆佛學院招生簡章

- 一、宗旨：講習基本佛學，培植佛教人才。
- 二、名額：二十名
- 三、資格：(一)年在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二)初中畢業或有同等程度者。(三)已出家、或將發心出家者。(四)體格健全無諸痼疾者。(五)無家庭糾紛者。
- 四、待遇：供給膳宿。文具書籍藥費等自備。
- 五、入學手續：填就申請入學表格(表格備索)經考試合格。
- 六、報名及考試日期：國曆八月一日起開始報名。八月廿五日來本院考試。

院長 印

院址 新竹青草湖一同寺

附啓：本院定於九月六日(舊曆八月十三日)開學



TIGER BALM

清快水	止痛散
熱掃腸清	止即後服
萬金油	八卦丹
痼萬治能	腦醒神提
頭痛粉	立止頭痛

堂安永標虎

號八〇一路南平延市北臺
號四九六七二：話電

佛教新聞

本市濟南路二段四
四號華嚴社導師南亭老

與君在故國家園重聚一堂。夫人言簡意賅，全體團員莫不感奮。夫人除爲該團簽名留念外，並與全體合影。

△中國佛教雜誌社徵求印阿彌陀經要解講義，此經是人世間流傳最廣的經；明末藕益大師所著，阿彌陀經要解是歷代諸家註解。本社現擬用三十二開五十四磅文華印書紙精印流通。全書計四百面，每部流通價收新臺幣十二元，預約付印者每部僅收工本費新臺幣八元，預定十月下旬出書。徵求預約印至九月二十日截止，請將

奉不誤。

菲華佛教居士林回國訪問團，一行十數人由施

性統居士率領於上月十五日訪問北枝中華佛教文化館由館長東初法師親自招待，領導參觀該館出版之大藏經及圖書館陳設二十五史等圖書外，並說明該館成立經過與今後佛教文化發展之意義，中午設齋，歡宴全體團員，各團員對該館素潔極為贊美，認為是回到祖國來的最佳一餐，東初法師對菲島僑胞對祖國佛教文化事業多方協

△中華佛教文化館，為配合政府改善民間七月間舉行，

△美國亞洲協會史麟書先生，於上月二十三日陪同剛由

新店訊 臺北縣新店鎮文中路五十號竹林精舍，於六月

問下，與當今三論學

住持演本老法師，於
更番六月十二日開演
營經儀

印度訊 在印度比哈爾的菩嘉寺院管理委員會主席報告

的樹葉轉變黃色而掉落。這棵樹現在

書

信昌印刷廠承印